

儀

禮

正

義

儀禮正義卷三十六

鄭氏注

續溪胡培翬學

祝命徹昨俎豆簋設于東序下

命命佐食昨俎主人之俎宗婦不徹豆簋徹禮略各

有爲而已設于東

疏正義曰自此至告事畢言徹薦俎改

序下亦將燕也

者前主婦致爵主人時俎入設注云周禮大祝曰既祭令徹云

命徹爲命佐食徹之也釋官云周禮大祝曰既祭令徹云

昨俎主人之俎者昨是主位故謂主人之俎爲昨俎也云

宗婦不徹豆簋徹禮略各有爲而已者此豆簋亦主人之

豆簋也前薦豆簋時主婦設之宗婦贊之今不使宗婦徹

而使佐食併徹豆簋是其禮略也言各有爲也案詩楚茨曰

人徹薦俎宗婦爲主婦徹薦俎是各有爲也

諸宰君婦廢徹不遲鄭箋云諸宰徹去諸饌君婦簋豆而

已者彼係大略言之此則析言之且人君禮與士異也云

設于東序下亦將燕也者前徹庶羞設于西序下注云爲

將燕此徹主人之薦俎設于東序下與西序下相對故云

亦爲將燕也教民云宗婦不徹之者以其改設于東序非

婦人之事也既蕃乃徹祝執其俎以出東面于戶西俎告

少牢下篇曰祝告疏正義曰出室也郝氏云祝自徹其

利成乃執俎以出疏薦俎出重神惠也注云俟告利成

者前事尸禮畢云祝東面告利成今此云東面于戶西故

知俟陽厭畢告利成也時主人立於戶外西面云少牢下

篇曰祝告利成乃執俎以出者有司徹下大夫不僨尸之

禮改饌西北隅陽厭訖祝執其俎以出立于西階上東面

司宮闔牖戶祝告利成乃執俎以出于廟門外有司受歸

之案據下記祝告利成乃執俎以出于廟門外則上云祝

執其俎以出乃出室也鄭引彼文者證告利成後乃出廟

門此時未告利成則經所云出者亦是出室下經云祝告

利成降出乃宗婦徹祝豆籩入于房徹主婦薦俎宗婦既

出廟門也宗婦徹祝豆籩入于房徹主婦薦俎並徹徹

其卑者士虞禮曰疏正義曰賈疏云宗婦不徹主人豆籩

祝薦席徹入于房疏而徹祝豆籩入房者爲主婦將用之

爲燕祝接神尸之類宜行神惠故主人以薦羞并祝庶羞

燕宗人于堂主婦以祝籩豆燕內賓于房注云宗婦既

並徹徹其卑者以宗婦既徹祝豆籩並徹主婦薦俎乃不

使徹主人之豆籩是徹其卑者褚氏云注意以尊者之薦

俎不可與他人之薦俎並徹也云士虞禮曰祝薦席徹入于房者薦卽豆簋引以證徹祝豆簋入房之事也故氏云此所徹者皆置于房故宗婦得爲之不言席文省

佐食徹

尸薦俎敦設于西北隅几在南扉用筵納一尊佐食闔牖

戶降

扉隱也不知神之所托或諸遠人乎尸謾而改饋爲

饋之設此所謂當室之白陽厭也則尸未入之前

疏正義

爲陰厭矣曾子問曰殯不備祭何謂陰厭陽厭也

疏正義

氏爾岐云室中未殯前已徹去庶羞此時佐食又徹昨

張

薦豆三俎各三个兩敦兩銅自而南隅改饋于西北隅爲

陽厭也

之又士兩敦替用其一則改設者惟一敦張氏謂兩敦兩

銅

一尊于室中彼注云陽厭殺無玄酒是陽厭用一尊也禁

祭

祭陽厭不云納一尊者虞祭本設尊於室中故不改設也

佐食

佐食後出故闔牖戶士虞禮曰贊闔牖戶

二

有前工書
幽闔是也注云屏隱也者詳士虞禮屏用席下此云屏
用筵筵亦席也云不知神之所在或諸遠人乎者郊特牲
文云尸饌而改饌爲幽闔庶其饗之所以爲厭飫者案郊
特牲云不知神之所在彼乎于此乎言求神非一處故
正祭饌于奧尸饌又改饌於此冀其饗之而神厭飫也爲
幽闔者亦謂于屏用席也又引少牢者證彼陽厭南面此
東面也案少牢饋食禮云改饌豆筵于房中南面如饋之
設又有司徹不饋尸之禮云有司官徹饋饌于室中西北
隅南面如饋之設此所引者有司徹之文云少牢饋食禮
者有司徹卽少牢之下篇也禮經釋例云士虞禮陽厭几
在南注几在南變右文明東而不南面特性陽厭亦云几
在南則士禮陽厭皆東面也少牢陽厭南面如饋之設則
大夫禮陽厭南面也若陰厭大夫與士皆東面矣云此所
謂當室之白陽厭也則尸未入之前爲陰厭矣併引曾子
問者案當室之白亦曾子問文鄭據彼文爲陽厭以決尸
未入之前爲陰厭也會子問云孔子曰有陰厭有陽厭曾
子問曰殯不備祭何謂陰厭陽厭孔子曰宗子爲殯而外
庶子弗爲後也其吉祭特牲祭殯不舉肺無舂無玄酒
不告利成是爲陰厭几殯與無後者祭于宗子之家當室
之白尊于東房是謂陽厭鄭注當室之白謂西北隅得戶

明者也明者曰陽孔疏以宗子之燭祭于室奧今祭几燭
乃于西北隅故云當室之白爾雅釋宮西北隅謂之屋漏
詩疏引孫炎注云屋漏者當室之白日先所漏入是西北
隅得戶明爲陽之義鄭此注云所謂當室之白卽謂曾子
問文也又曾子問本作燭不耐祭鄭注云耐當爲備祭成
人始設奠于奧迎尸之前謂之陰厭尸諷之後改饌於西
北隅謂之陽厭燭則不備案鄭會子問注已破耐爲備故
此注引之卽作備也曾子問又云攝主不厭祭鄭注厭厭
飲神也厭有陰有陽迎尸之前祝酌奠奠之且饗是陰厭
也尸諷之後徹薦俎敦設于西北隅是陽厭也此鄭論成
人陰厭陽厭之禮卽儀禮諸篇所言者是也禮經釋例云
凡尸既出室之後改饌于西北隅凡在南屏用筵納一尊佐
佐會徹尸薦俎敦設于西北隅凡在南屏用筵納一尊佐
會闔牖戶降此尸既出室之後改饌于西北隅者也注以
爲陽厭有司徹不償尸之禮卒暮有司官徹饋饌于室中
西北隅南面如饋之設右几屏用席執其俎以出立于西
墀祭主人出立于阼階上西面祝執其俎以出立于西階
上東面司宮闔牖戶注此於尸諷改饌當室之白孝子不
知神之所往庶其饗之於此所以爲厭飲此皆吉祭之陽
厭也士虞禮尸諷祝前尸出戶祝反入徹設于西北隅如

其設也凡在南屏用席祝薦席徹入于房祝自執其俎出贊闔牖戶注改設饌者不知鬼神之神改設之席幾歆饗所以爲厭飫也此虞祭之陽厭也若少牢饋尸之禮則不陽厭詳有司徹又云鄭氏陰厭陽厭之說自孔賈以來無異辭至宋陸氏佃忽起而非之元吳氏澄又從而和之陸氏之言曰成人之祭無陰厭陽厭吳氏之言曰厭祭之名不施於正祭敖氏繼公儀禮集說遂因之近萬氏斯大亦主其論竊以爲皆非也考曾子問云塲不備祭何謂陰厭陽厭夫塲不備陰厭陽厭則成人之祭有陰厭陽厭可知矣曾子問又云攝主不厭祭夫攝主無厭祭則正祭有厭祭可知矣陳氏祥道曰夫尸以象神也厭以飫神也塲之有厭爲無尸也正祭有厭爲尸不存也陰厭尊有玄酒陽厭納一尊而已陰厭備鼎俎陽厭俎釋三個而已通塲陰厭其禮詳庶塲陽厭其禮略也此數語取鄭注未發之義引而申之蓋有孔賈所不及者矣江氏筠云曾子問曰塲不備祭何謂陰厭陽厭正謂唯備祭乃備斯二者耳卽孔子分宗子塲與凡塲言之亦見於二者各有其一未嘗謂成人之祭無此也況曾子問明有攝主不厭祭之文其厭字將何解乎褚氏寅亮云案曾子問孔子曰有陰厭蓋指宗子爲塲者有陽厭蓋指凡塲言之曾子誤會以爲惟成

人之祭則迎尸前有陰厭禮迎尸後有陽厭禮此備禮也
場不備禮何得陰厭陽厭各有所指非一場兼兩厭也觀此問答
答之言陰厭陽厭各有所指非一場兼兩厭也觀此問答
則成人之祭陰厭陽厭俱有明矣而宗子爲場之陰厭與
凡場之陽厭俱因成人之祭改設之陰厭陽厭而名之也又明
矣故注以與之祭爲陰厭改設之饌爲陽厭也且前之告
利成事尸禮畢也此又告利成陽厭而事神禮畢也否則
此告爲贅矣陸氏吳氏敖氏俱不主陽厭之說未解其故
今案諸說申鄭義詳矣金氏禮箋又據襍記有父母之喪
尚功衰而附兄弟之場則練冠附於場稱陽童某甫注云
陽童謂庶場也宗子則曰陰童謂陰厭陽厭以陰童陽童
得名不繫於所祭之地案陰童之稱唯見於注陰厭陽厭
之稱自古有之是陰童陽童正由祭以陰厭陽厭得名也
否則量何分於陰陽乎且曾子問云當室之白是爲陽厭
明是據所祭之地名之金
說未確餘互詳前陰厭下

人告事畢

疏

正義曰禘告利成事尸禮成而已此則事神
禮成故復告也盛氏云告不言東面文省耳

主人卽位卽堂

下西面位也

右改饌陽厭

賓出主人送于門外再拜

拜送賓也凡

疏

正義曰門外大

宗人告有司具則於席門外位所以詔也

佐

會徹

俎堂

下俎畢出

記俎出節兄弟及眾賓自徹而

疏

正義曰盛氏

之俎前已徹設于東序下至是復徹而藏之鄉飲酒記云

主人之俎以東是也主人之俎既徹於是廷之俎皆出

矣先儒以上文祝命徹俎與此合爲一事未安今案上

經祝命徹俎賈疏云祝命徹俎與此合爲一事未安今案上

在下者欲見先徹室內俎乃徹堂下是其誤自賈疏始盛

氏正之是矣蓋前徹主人以下之薦俎于室外賈疏薦俎

敦以爲陽厭此則堂上堂下之俎並徹故復言徹俎與

前之徹設于東序下者異也畢出出廟門也注云記俎

出節者謂以徹俎爲眾俎出之節非謂記上事也賈疏

蓋緣注記字致誤儀禮經皆依事序次不比記文有補記

之法敖氏云昨俎執事俎之最尊者故其出也以之爲節

其說是也至謂賓長亦自執俎出則非注云兄弟及眾賓

自徹而出唯賓俎有司徹歸之尊賓也李氏云賓出主人拜送明賓不自徹也曲禮曰凡祭於公者必自徹其俎鄭注大夫以下或使人歸之孔疏言大夫以下自祭其廟則使人歸賓俎故曾子問云攝主不歸俎明正主則歸也褚氏云賓俎有司徹歸之不自執以出當遵注

右禮畢賓出

記

特性饋會其服皆朝服玄冠緇帶緇韠

於祭服此也皆者謂賓及兄弟筮日

筮尸視濯亦玄端至祭而朝服朝服者諸侯之臣與其君日視朝之服大夫以祭命賓兄弟緣孝子欲得嘉賓尊客

以事其祖禰故服之緇韠者下大夫

疏正義曰其服謂賓

之臣夙興主人服如初則固玄端

兄弟助祭者之服

也朝服者十五升緇布衣而素裳詳士冠禮但士冠先言

玄冠此先言朝服者朝服玄端首皆服玄冠此記人欲分

別助祭者所服之異以朝服與下玄端對故先言之賈疏

謂還玄冠在朝服下欲令近緇色非矣

賈疏曰玄冠在朝服下欲令近緇色非矣

注云於祭服此

也者謂惟正祭時服之非正祭時則不服朝服故注又云
筮者以下尸視濯亦玄端至祭而朝服也云皆朝服者謂賓及兄
弟言之下鄭知筮日筮尸視濯亦玄端故知記云皆朝服者指賓兄
筮日主人冠端玄子姓兄弟如主人之服有司羣執事如
兄弟服筮尸云如求日之儀至於視濯又司羣執事如
皆玄端也云朝服者諸侯之臣與其視濯又司羣執事如
以祭者案天子視朝服諸侯之臣與其視濯又司羣執事如
諸侯朝服以日視朝於內朝是也少牢祭日主人朝服是
大夫以祭也云今賓兄弟祿孝子欲得嘉賓尊客以事其
祖廟故服之者解賓兄弟不與主人同服玄端而服朝服
之義也禮經釋例云大夫祭用朝服士祭用玄端而服朝服
尊而士卑也士助祭者亦用朝服攝盛也官氏云卿大夫
士助祭之服視祭於己之服皆加一等故士之賓兄弟亦
如之今案祿記云大夫冕而祭於公弁而祭於己士弁而
祭於公冠而祭於己是助祭之服盛於自祭之服也云繼
譯者下大夫之臣者士冠禮朝服繼帶素鞶鄭以大之繼
臣益素鞶此繼鞶故爲下於大夫之臣也故氏云朝服用
玄端之衣冠皮弁之裳故次於皮弁而尊於玄端繼鞶者
其別於大夫助祭之賓歟禮經釋例云故氏之說較注加

詳益朝服雖緼亦素裳若裳與緼同色則玄端非朝服矣云夙興主人服如初則固玄端者鄭恐人疑主人亦朝服也或以記皆字兼主人言之謂士祭朝服與大夫同冠氏大椿辨之云記補經文之未具此經於筮日云主人冠端玄於正祭日云夙興主人服如初則主人祭服玄端經有明文矣其餘助祭經無明文記云皆朝服者專據經無明文者言之唯尸祝佐食玄端玄裳黃裳襍裳可也皆齊也其說是矣

韞與主人同服周禮士之齊服有玄端素端疏正義曰記然則玄裳上士也黃裳中士襍裳下士

服嫌尸祝佐食亦在朝服之列故復言玄端以別之唯之言獨也祭時服玄端者獨尸祝佐食耳餘助祭者皆朝服也士虞記曰尸服卒者之上服注云上服者如特牲士玄端也祝佐食亦玄端者放氏云以其事尸於室尤爲近之故服玄與尸同李氏云可也者惟其所當服服之盛氏云不言冠與帶者以其與朝服同玄冠緼帶也禮經釋例云素裳白屨則爲朝服玄裳黃裳襍裳黑屨則爲玄端餘皆同也陳氏祥道解朝服玄裳黃裳襍裳黑屨則爲玄端餘皆同也

韞詳士冠禮此言皆者謂裳有三而緼則一也注云與主人同服者謂同服玄端記不言主人者以經文已詳故

傳禮正義卷三十六
也云周禮士之齊服有玄端素端者司服職文引之者證
士齋祭同服玄端也彼注云士齋有素端者亦爲札荒有
所禱請變素服言素端者明異制賈疏謂素端於此經無
所當連引之耳是也金氏楊云周官司服其齊服有玄端
素端文承公侯伯子男及孤卿大夫士不專主於士襍記
子羔襲五稱爲大夫禮其襲有素端一又公襲有玄端一
玉藻玄冠丹組纓諸侯之齊冠也玄冠綦組纓士之齊冠
也諸侯與士皆服玄冠齊然則齊服玄端素端自諸侯達
於士一也今案金說似是云玄裳上
士黃裳中士襍裳下士亦詳士冠禮

右記祭時衣冠

設洗南北以堂溪東西當東榮榮屋翼也水在洗東祖天地之左海疏

正義曰以上俱詳正冠禮及少牢禮篚在洗西南順實二爵一觚四觶一角

一敬順從也言南從統於堂也二爵者謂賓獻爵止主婦

接立也四觶一酌奠其三長兄弟酬賓卒受者與賓弟子
兄弟弟子舉觶於其長禮殺事相接禮器曰貴者獻以爵

賤者獻以散尊者舉觶卑者舉角舊說云
疏實酒器三禮

疏正義曰篚以實酒器三禮

賤者獻以散尊者舉觶卑者舉角舊說云
 爵一升觶二升觶三升角四升散五升
 圖云士冠禮觶實勺觶角柶注云觶竹器如笱者少牢禮
 亦云勺爵觶觶實于觶又鄉飲酒記云上觶有三爵初主
 人獻賓及介又獻眾賓獻酬訖乃以爵與于上觶又于上
 觶取他爵獻工與笙訖乃奠爵于下觶或有大夫來乃于
 上觶取大夫爵而獻大夫訖亦奠于上觶又燕禮大射君
 臣異觶其單言觶者臣觶也言膳觶者君觶也注云膳觶
 者君象觶所饌也又有玉幣之觶又士虞禮有盛食之觶
 又引舊圖云觶以竹爲之長三尺廣一尺深六寸足高三
 寸如今小車笱今案說文觶止作匪段氏說文注云匪觶
 古今字又云漢書作棐應劭曰棐竹器也方曰箱隋曰棐
 隋者方而長也又案三禮圖謂觶有蓋以儀禮諸篇考之
 似未確觶之設常在洗西姜氏兆錫云惟大射洗在獲者
 之尊西北觶在南以祭侯而異士虞洗在西階觶在東以
 反吉而異几觶所以與洗相連者洗以滌爵觶之屬而觶
 以盛之也其觶有與設尊相連者取爵解之屬于觶以洗
 之則酌酒于尊以獻酢酬故也禮經釋例云凡堂上之觶
 在尊南東肆凡堂下之觶設于洗西南肆注云順從也
 言南從統於堂也者順從詳前設觶在堂下洗西觶自北

而南直陳之故云統於堂也云二爵者謂賓獻爵止主婦
當致也者此以下鄭解筵中實爵觚等之用也主婦當致
係倒文謂當致爵于主婦蓋賓獻爵止時主婦先致爵于
主人有房中之爵至主人致爵于主婦經云主人降洗酌
明降取堂下筵爵李氏云賓獻尸之爵止主人當致爵于
主婦故爵二是也云二觚長兄弟酬眾賓長爲加爵二人
班同宜接竝也者李氏云長兄弟與眾賓長班同接竝爲
加爵宜各用一觚故觚二是也敖氏則云二觚者長兄弟
以觚爲加爵因以致于主人主婦餽則更之以酢于主人
也吳氏疑義申之云長兄弟眾賓長兩加爵以次先後遞
行非一時竝進何必二觚據敖說是加爵一觚更之又一
觚故觚有二也今案敖說似亦可通但謂眾賓長加爵用
觚爲四觚之一則非禮經釋例云經曰長兄弟洗觚爲加
爵則眾賓長爲加爵亦當用觚注說是也觚卑于爵觥卑
于觚角散又卑于解故燕禮代君爲主人之獻酢用觚殺
于正賓主之獻酢用爵也酬旅酬無算爵用解又殺于獻
酢之用爵觚也據此則觥不當用之於加爵明矣云四觥
一酌奠其三長兄弟酬賓卒受者與賓弟子兄弟弟子舉
觥於其長禮殺事相接者李氏云長兄弟酬賓之觥未奠
於筵賓弟子及兄弟弟子已各舉觥於其長其一觥酌奠

於銅南故解四盛氏云四解之用當以注說爲正蓋一解
奠於神席前餘三解在其一主人以之酬賓賓奠於薦南
尚餘二解其一兄弟弟子舉之於長兄弟長兄弟賓於薦
北只餘一解及賓舉薦南之解以酬長兄弟解以酬賓未
于篚篚中仍有二解及長兄弟舉薦北之解以酬賓未
而賓弟子兄弟弟子又各舉解於其長則二解盡用矣此
其所以爲四也今案李氏盛氏申鄭義謂長兄弟之解未
辯未奠于篚而賓弟子兄弟弟子已各舉解於其長即注
所謂禮散事相接也賈疏牽引加爵誤盛氏又云一角主
人所以獻尸卽經云主人洗角升酌酹尸是也又云一角
佐食所以獻尸卽經云利洗撤獻于尸是也引禮器曰貴
者獻以爵賤者獻以散尊者舉解卑者舉角者證爵解尊
于角散之義也又引舊說云爵一升觚二升解三升角四
升散五升者以五者大小經記無明文故以舊說證之也
案韓詩外傳與禮舊說亦同孔賈各疏引異義今韓詩說
一升曰爵爵盡也足也二升曰觚觚寡也飲當寡少三升
曰解解適也飲當自適也四升曰角角觸也飲不能自適
觸罪過也五升曰散散酺也飲不能自節爲人所誦訕也
總名曰爵其實曰觴觴者飭也飲不能自節亦五升所以
廓也所以著明之貌君子有過廓然明著非所以罰不敬
也禮記集說卷三十一

名觶古周禮說齊一升觶二升獻以齊而酬以觶一獻而
三酬則一豆矣食一豆肉飲一豆酒中人之食毛詩說觥
大七升許慎謹案周禮云一獻三酬當一豆若觥二升不
滿一豆矣又觥罰不過一飲而七升爲過多當謂五升
鄭駁之曰周禮獻以齊而酬以觶觥寡也觥字角旁著氏
汝穎之閒師讀所作今禮角旁單古書或作角旁氏則是
與觥相涉學者多聞觥寡聞觥寡此書亂之而作觥耳又
南都太守馬季長說一獻三酬則一豆當爲斗與一爵
三觥相應陳氏壽祺五經異義疏證云說文觥受四升又
云觥受三升者謂之觥是與韓詩說異也異義引古周禮
說觥二升二當爲三禮器正義所載乃傳寫之誤周禮梓
人明云爵一升觥三升賈疏引異義而云古周禮亦與韓
詩說同則賈所見異義觥三升之三字已譌爲二矣許君
謹案曰周禮一獻三酬當一豆若觥二升不滿一豆此許
從周禮說以辨韓詩說之非也鄭君注周禮梓人則云觥
豆字聲之誤觥當爲觥豆當爲斗蓋以豆實四升一獻三
酬適當一斗不得爲豆也注禮器云凡觥一升日爵二升
日觥三升日觥四升日觥大角五升日散此鄭從韓詩說也梓
人疏曰禮器制度云觥大角二升觥大三升故鄭從二升觥
三升觥駁異義以一爵三觥爲一斗是鄭謂周禮與韓詩

說同注訓導云許謂觚二升不滿豆是已讀豆爲斗鄭以
三升是觚非觚周禮觚乃觚之誤故駁之今案鄉飲酒鄉
射記云獻用觚其他用觶燕禮大射膳宰爲主人則獻用
觚不用觶特牲加齊亦用觶不用觶是觚次于齊此記亦
列觚于齊後解前禮以小爲貴則觶大于觚明矣故鄭此
注從舊說及注禮器皆以二升爲觚三升爲觶是觚大
之制也至其爲之或以角或以木說文觶兕牛角可以飲
者也觥俗觶从光段氏注云案凡觶觶觶觶字皆从角攷
工記飲器爲于梓人梓人者攻木之工也飲器惟觶多連
兕言許云兕牛角蓋上古食鳥獸之肉取其角以飲不以
而字从角者蓋上古食鳥獸之肉取其角以飲不以角爲
故四升曰角猶仍角名而觶觶字从角歟今案詩卷耳我
姑酌彼兕觥孔疏引禮圖云以兕角爲之先師說云刻木
爲之形似兕觥角蓋無兕者用木也推此以言則觶觶之
有以角爲有以木爲者矣士喪禮有角觶燕禮亦有角觶
蓋以角爲之土虞禮有廢齊足齊總齊注云齊無足曰廢
爵又云總齊口足之聞有筴又彌飾是爵有飾矣天子諸
侯或飾以玉象燕禮有象觶注云象觶觶有象骨飾也又
有象觶周禮祭統有玉爵瑤爵明堂位爵用玉琖仍雕加
以璧散璧角鄭注仍因也因爵之形爲之飾也散角皆以

璧飾其口也是天子諸侯飾以玉象矣說文爵禮器也象
雀之形取其鳴節足也祭統尸酢夫人執柄夫人受
尸執足孔疏爵爲雀形以尾爲柄程氏瑤田通藝錄云爵
前有流喙也腦與項也胡也後有柄尾也容酒之量其口
左右侈出者翅也近前二柱聳翅將飛貌也其量腹也腹
下卓爾鼎立者其足也古爵之存於今者駁之兩柱柱肩
而酒盡古經立之容不能昂其首也不昂首而實盡取節
於兩柱之柱肩梓人所謂鄭衡者如是今案各書多詳爵
之形而他少傳焉據韓詩說爵觚觶角散總名曰爵然則
五者其量所受有大小而其形制則一歟禮經釋例云凡
酌酒而飲之器曰爵爵爲統名其別曰爵曰觚曰觶曰角
曰散相對有異散文則通皆曰爵也祭統以散爵獻士散
亦名爵是可證
其制之同矣

壺於禁饌于東序南順覆兩壺焉蓋在南

明日卒奠幕用綌卽位而徹之加勺

覆壺者盥濯水且爲其不宜塵幕用綌以

其堅潔禁言櫛者祭尙厭飢疏正義曰櫛禁所以厭壺者
得與大夫同器不爲神戒也經但云壺禁在東序不言
櫛又不詳陳設之法故記補之兩壺一以盛酒一以盛玄
酒皆虛壺南順義詳前蓋在南壺覆不用也此饌于東序

在祭之前夕故以祭日爲明日李氏云卒奠酌奠奠于南時卽位尸卽席坐時鄉飲酒賓至徹筵盛氏云明日卒奠謂祭日尊于戶東之時也仰置壺于楸上實之以其奠壺之事至是而成故曰卒奠吳氏廷華云卒奠謂實之奠奠於其所也乃用筵官氏云加勺而後祝取以酌奠在尸入之先此卽位當指主人入卽位時也今案李氏以賓至徹筵爲證案鄉飲酒賓未至無酌酒之事此尸未入卽酌奠則不得以彼證此矣盛氏吳氏官氏之說似長盛氏又引少牢禮主人出迎鼎先入司宮乃啟二尊之蓋筵奠于楸上加二勺于二尊覆之南枋謂其節與此同是也但少牢先云主人朝服卽位于阼階東面而乃云主人出迎鼎主人先入則當如官氏所云入卽位時盛氏謂卽位爲主人及賓以下卽位于門外時非矣注云覆壺者盥盥水且爲其不立塵者爾雅釋詁盥盥也盥通作盥盥盥也廣雅盥盥盡也涸盡皆竭也又通作盥盥盥也竭也或作澆月令毋澆陂池釋文澆澆也然則盥盥水者謂澆之使水竭盡也郝氏云倒置楸上曰覆張氏爾岐云倒置其壺口下腹上以澆滌濯之水且免塵垢是也云筵用綌以其堅潔也敖氏云旣奠乃筵之則未酌以前用蓋歟云以其堅潔也敖氏云旣奠乃筵之則未酌以前用蓋歟

是以蓋與冪爲二物張氏爾岐則云蓋卽綌冪未奠不設
冪卒奠乃設之二說不同似張說是詳大射儀蓋冪下云
禁言於者祭尙厭飫得與大夫同器不爲神戒也者王藻
大夫側尊用於士側尊用禁鄭注於斯禁也無足有似於
於是以言於據此則於卽斯禁於無足禁有足二者別也
儀禮諸篇承尊之器或言於與斯禁或言於禁各不同少
牢禮司宮尊兩甒于房戶之間同於於注於無足禁者酒戒
也大夫去足改名優尊者若不爲之戒然鄉飲禮尊兩甒
于房戶閒斯禁注云斯禁禁切地無足者賈疏斯漸也漸
盡之名故知切地無足鄉射禮尊于賓席之東兩甒斯禁
注與鄉飲禮同禮器孔疏云鄉飲禮尊于賓席之東兩甒
斯禁也鄉射是士禮而用斯禁者以禮樂賢從大夫也是
大夫承尊之器用於也士冠禮若不醴則醢用酒尊于房
戶之間兩甒有禁注云禁承尊之器也名之爲禁者因爲
酒戒也士昏禮尊于室中北墉下有禁注禁所以庶甒者
是士承尊之器用禁也他如用醴不用酒則無禁士虞禮
兩甒醴酒在東經亦云無禁者喪不設戒也又如此篇
經云於其南是實獸之於略別詳前於在其南下是承
饌之於其制皆與承尊之於略別詳前於在其南下是承
承尊之器無名於者此記獨名於禁故注以祭尙厭飫得

與大夫同器不爲神戒釋之據注云得與大夫同器則已
實爲制矣蓋禁之名所以爲生人飲酒戒若褻祭以
眞神不取禁戒之義故大夫承尊之器本名櫛少牢祭
仍其本名而於鄉飲射飲酒時則變名斯禁兼存戒義
然不專以禁名示別於士之用禁也士承尊之器本名
士冠士昏飲酒仍其本名而於特牲祭祀時則變爲櫛禁
示不爲戒然仍存禁之名以別於大夫之名櫛也此篇經
云壺禁在東序則仍名禁記兼言櫛明其實也此儀禮諸
篇稱名之異乃其義之至精者玉藻大夫側尊用櫛士側
尊用禁卽本禮經言之也禮器有以爲貴者天子諸侯
之尊廢禁大夫士櫛禁鄭注廢猶去也櫛斯禁也謂之櫛
者無足有似於櫛或因名云耳大夫用斯禁士用禁禁如
今方桺隋長局足高三寸孔疏櫛長四尺廣二尺四寸深
五寸無足赤中畫青雲氣菱苕華爲飾禁長四尺廣二尺
四寸通局足高三寸漆赤中青雲氣菱苕華爲飾禁長四
爲褻帷之形也云禁如今方桺長局足高三寸者據漢
禮器制度而知是櫛無足禁有足也○禮器注今本多作
士用櫛禁不疊禁字張氏敦仁禮記鄭注考異云案正義
解經云大夫士冠禮士昏禮承尊皆用櫛士用禁也據
云士用禁又士冠禮士昏禮承尊皆用禁是士用禁也據

此則其本注作土用禁無檠字而賈氏鄉飲疏引仍作土
用檠禁且云故禮器大夫士總名為檠禁云云是賈本有
檠字也蓋當時兩本並行耳今案張氏謂孔正義本作土
用禁無檠字是矣但據正義出注云禁如今方按隋長局
足高三寸則士用禁下當疊禁字此注孔本是而賈本非
禮器本云以下為貴天子諸侯之尊去禁下矣大夫用檠
較之去禁者已高然猶無足也士用禁有足則又高矣若
如賈云大夫士總名檠禁是下不分非經意也且玉藻
明云大夫側尊用檠士側尊用檠若云士用檠禁則所
藻之文顯背乎又鄭注明云檠無足若云士用檠禁則所
云局足高三寸者不與檠無足之說自相戾乎又鄭注云
檠斯禁也若作檠禁則與檠無足之說自相戾乎又鄭注云
士之用乎蓋注士用檠禁字本為禁字之譌鄭云大夫
用斯禁士用禁下疊禁字乃言禁之形制與檠禁異耳若
不疊禁字則注不可讀矣賈疏因此記有檠禁之名遂承
用訛本以為士用檠禁不知士冠士昏諸篇但言禁不言
檠也又賈鄉飲疏謂禁是定名言檠者是其義稱又謂不
敢與大夫同名斯禁作記解注故云士用檠禁種種謬說
違背經注貽誤後人不可以不辨衛氏禮記集說中以給
說引注正疊禁字但衍檠字亦承賈之誤耳

筵中以給

也纁裏栗栗擇

籩有巾者果實之物多皮核優尊者可

玄疏

正義曰巾所以覆籩也士禮籩用布巾此以綌爲

被之時也及將設則去之也故氏云籩用巾謂旣實而陳

皮核優尊者可烝裏之也者旣夕記云凡籩豆實具設皆

巾之是籩豆皆有巾但籩盛乾物或無巾故言有巾爲優

也果實多皮核必烝裏乃可食此設巾以禦塵爲可烝裏

之上主婦亞獻尸及致齋主人皆設兩籩栗栗賈疏云栗

多皮棗多核云烝擇互文者謂棗烝亦擇栗擇亦烝烝之

使熟可食擇去其蟲傷及塵垢內則棗曰新之栗曰撰之

鄭注皆治擇之名是也聘禮夫人勞賓棗烝栗擇士虞記

籩實棗烝栗擇與此同

士禮大倅奠栗不擇鄭注士虞

記云棗烝栗擇則豆不罷籩有藤也是烝擇爲吉時事也

引舊說云纁裏者皆玄被者被表也鄭以言裏必有表故

引舊說以證之也禮經釋例云據舊說是籩巾亦有裏如

筭與竹簠方矣今案士昏禮記云筭緇被纁裏聘禮夫人

使下大夫勞以二竹簠方玄被纁裏緇與玄亦同故舊說

云皆玄被據此言也但鄭注昏禮記云筭有衣者婦見舅

姑以飾爲敬又聘禮竹簠方有蓋則是筭之緇被纁裏竹

義豐王義

全三十一

時性三

上

个 人 工 作

NOTES

III

簾方之玄被纁裏乃是飾之于內外非覆之于上者與簾之用巾似別也敖氏云此巾云纁裏則是凡巾皆覆爲之矣亦存**銅筆用苦茗薇皆有滑夏葵冬菹**苦茗茶也菹菜也以俟考

鋤芎用苦若薇皆有滑夏葵冬葶

苦茶也葢筆
屬乾之冬滑於

蔡詩云周原膺膺莖茶如飴正義曰注如飴下毛本有
今文苦爲芡芡乃地黃非也疏云字衍嚴徐集釋通解楊

氏俱無○解已
詳公食禮記
棘心匕刻
龍頭若今
疏正義曰詩大東有饁
簋殮有捄棘匕毛傳

頭若

今**疏**正義曰詩大東有饁簋飧有捄棘匕毛傳

氏俱無
詳公會

禮の
記解

已
棘心匕

刻
龍刻

頭若今

疏

正義曰詩大東有饁簋飧有捋棘匕毛傳

匕所以載鼎實禮經釋例云此匕在簋飴之下疑爲匕飯之匕今案甗祭用桑匕吉祭用棘匕則吉祭匕飯匕牲體

之匕同用棘可知又有匕潛之匕見有司徹郝氏云棘心棘木心赤今案刻者刻爲龍頭之形明堂位有龍勺亦謂

刻爲龍頭魚
詳少牢禮
牲饗在廟門外東南魚膾饗在其南皆西面

牲饗在廟門外東南魚膾饗在其南皆西面

饴糞在西北說云南北直屋椳在舊
正義曰性饴
亨豕之饴也

饔炊也西壁堂之西牆下舊說云南北直屋椳櫻在東

疏正義曰性暴
亨豕之鬻也

記以經但云亭于門外東方不分別豕魚膾之次又云主婦視饔饔于西堂下恐人以饔饔爲在堂之南故特明

之吳氏廷華云經云東北增南字爲魚腦爨之準也注
云栳卽宇也賈疏曰爾雅釋宮曰檐謂之櫛孫氏云謂屋

云經云東此增南字爲魚腦爨之準也注
賈疏曰爾雅釋宮曰檐謂之檐孫氏云謂屋

[illegible]

梔周人謂之梔齊人謂之梔餘詳前主婦視饔饔下所俎心舌皆去本末午割之實

于牲鼎載心立舌縮俎午割從橫割之亦勿沒立縮順其

是以疏正義曰凡所俎皆先載心舌知食味者欲尸之饗此祭

進之也載法故待明之心舌皆去本末切之使正也牲鼎

豕鼎也敖氏云饒實牲體于鼎則立于俎內舌則順俎而直

謂載于斯俎蔡氏德晉云心則立于俎內舌則順俎而直

設之此載心舌之法也注云午割從橫割之亦勿沒者

一從一橫曰午謂四面皆嚮中割之不絕中央少許為勿

沒少牢篇云午割勿沒此云亦者亦少牢文也云立縮順

其性也陳氏祥道云士之縮俎立舌而不可立舌不可立是順其

牲也陳氏祥道云士之縮俎立舌而不可立舌不可立是順其

立心而不立舌士之縮俎立舌而不可立舌不可立是順其

之載橫之則於俎為橫於人為縮今案陳說誤也以此記

及少牢考之心皆立舌有縮有橫皆不立也此記云載心

立舌縮俎載字微逗心立與舌縮對謂心立俎舌縮俎縮

非立也陳氏蓋誤讀立舌為句耳少牢云佐食上刊升牢

心舌載于斯俎心皆安下切上午割勿沒其載于所俎末

在上注安平也平割其下於載便也案末在上是立也平

義禮正義金三十一特牲三

割其下亦爲可立載也又云舌皆切本末亦午割勿沒其
載于斯橫之是士與大夫之斯俎心皆立舌有縮有橫皆
不立也特牲云縮少牢云橫皆據俎言之賈疏謂彼據俎
爲橫此據人爲縮亦非也云云橫皆據俎言之賈疏謂彼據俎
祭是以進之者斯俎專爲尸設凡尸所食肺脊之屬皆加
其上所以必先載心舌而進之者以心舌知食味進之欲
尸之饗之且不以虛俎進耳敖氏云心舌賓與長兄弟之
常性體之中爲內體之貴者故專以進尸

薦自東房其餘在東堂

東堂東夾

疏

正義曰敖氏云經惟云豆簋鉶在東房蓋

主于尸者也此又見賓與長兄弟之薦則祝主人主婦之
薦亦在東房矣賓賓賓長也其餘次賓次兄弟而下方氏云
長賓長兄弟薦于階上則陳于東房爲便其餘設階下則
陳于東堂爲便不言祝主人主婦者階上之薦尙出自東
房況薦於室中者乎○注
詳前几席兩敦在曲堂下

右記器具品物陳設之法

沃尸盥者一人奉槃者東面執匱者西面淳沃執巾者在

匱北

匱北執匱之北亦面面每事各宗人東面取巾振之

三南面授尸卒執巾者受

宗人代授疏正義曰此記沃尸

虞各有同異少牢經曰尸入門左宗人奉簞巾南面于槃北

乃沃尸盥于槃上卒盥坐奠簞取巾興振之三以授尸坐

取簞興以受尸巾士虞經曰尸入門淳尸盥宗人授巾記

日淳尸盥執槃西面執匱東面執巾在其北東面宗人授

巾南面少牢沃盥之法經詳言之士虞經不詳故記補之

此篇經亦但云尸入門左北面盥宗人授巾故記詳言之

也沃尸盥者一人據注是言沃尸盥者每事各一人吳氏

廷華以此句與下爲目是也但吳又云此授巾與執巾爲

二人合上三人共五人多於少牢禮二人疑誤因謂宗人

卽執巾者其說非蓋奉槃一人執匱淳沃一人執巾一人

合之宗人授巾爲四人多於少牢一人與士虞記同所以

然者大夫位尊官備故皆以宗人爲之一宗人奉槃一宗

人奉匱水一宗人奉簞巾卽授巾共三人士位卑官少不

過一宗人故奉槃執匱執巾皆使執事者爲之士虞禮注

云沃尸盥者賓執事者是也不使執巾者授巾而使宗人

義禮王象全卷三十七附注三

授巾者鄭前注以爲執巾者賤宗人庭長尊又注士虞記
云執巾不授巾卑也是也宗人授巾不卽使之執巾者以
執槃執匱執巾事相類當以班同者爲之故不使宗人執
巾而特使之授巾以重其事敖氏謂爲尊尸是也執匱者
沃盥是執匱者卽沃盥之人非沃尸盥者又別有一人也
敖氏云振之三爲去塵敬也宗人授巾尊尸也卒謂已扱
手受巾亦以簞引少牢坐取簞興以受尸巾爲證蓋授尸
以手受尸以簞與少牢同士虞記不言者文不具至其授
之皆南面者以尸入門北面盥也然特性少牢皆奉槃者
東面執匱者西面士虞則執槃西面執匱東面者禮經釋
例以爲虞祭反吉是也又此記執巾者取巾故知鄭謂在執
匱者之北亦西面者以下宗人東面取巾反吉也此諸篇
各面也土虞則執巾在執匱之北東面亦反吉也此諸篇
考工記云淳沃也士虞淳沃尸盥注單言淳與沃同鄭注內則
云稍注者官氏云盛水于匱稍注亦云淳沃也此連言之
郝氏云澆灌曰沃細瀉曰淳蓋由鄭義而引申之說文沃
澆灌也段氏云白上澆下曰沃於沃盥之義尤切云今文
淳作激者經義述聞云釋文曰激一本作淳劉本作微謹

案激與淳聲不相近激當爲敦蓋因淳字而誤加水旁形與激近故譌爲激又譌爲敦也敦淳聲相近故今文淳作敦周官內宰出其度量淳制故書淳爲敦是其證矣今案鄭以淳沃二字義近故從古文槃匱形制陳設諱士虞禮匱水鎔于槃中南流下○沃尸盟者一人敖氏疑者一人三字爲衍文蓋以沃尸盟爲總目與士虞記淳尸盟同似亦可

尸入主人及賓皆辟位出亦如之

辟位通疏氏云入入

門也出出戶也言主人及賓則兄弟之屬在其中矣

右記事尸之禮

嗣舉奠佐食設豆鹽

肝空鹽也

疏

正義曰豆鹽以豆盛鹽也謂舉奠佐食肝時

佐食當

事則戶外南面無事則中庭北面

當事將有

疏

正義曰吳氏廷華云

如羞庶羞之屬皆戶外南面受之入設于席前也今案士虞記云佐食無事則出戶負依南面注云室中尊不空立彼云無事此云當事者彼謂室中無事而尚有後事未至則出立于戶外以待之不空立室中與此當事同故注以

將有事而未至解當事也至無事則中庭北面謂事已凡
畢及祭前未有事時上經云佐食北面立于中庭是也
祝呼佐食許諾命呼猶也**疏**正義曰注以命釋呼者謂如祝命
至徹昨**宗人獻與旅齒于眾賓**尊庭長齒從**疏**正義曰獻
祖皆是**宗人獻與旅齒于眾賓**其長幼之次**疏**謂主人獻
之旅謂旅酬宗人私臣以其爲**佐食于旅齒于兄弟****疏**正義
庭長故齒于眾賓是尊之也**佐食于旅齒于兄弟**義
曰敖氏云佐食已獻于室中故獻兄弟時不與而但與其
旅酬也云齒于兄弟則士之佐食亦其兄弟明矣盛氏云
案下記云私臣獻次兄弟則其於旅可知也此不次於兄
弟而與之齒以其接神故尊之也然則佐食以私臣爲之
信矣若本是兄弟何必以是爲寵異之而記之邪今案佐
食但言旅不言獻敖說得之至佐食爲私臣非兄弟當以
盛說爲是詳前佐食
北面立于中庭下

右記佐食所事因及宗人佐食齒列

尊兩壺于房中西墻下南上

爲婦人旅也其**疏**正義曰此
尊之設亞西方**疏**因經未言

房中之尊而記之也房中有尊則有節有洗明矣敖氏云
兩壺皆酒云南上者亦以其先酌在兩者歟郝氏云南上
統於堂也注云爲婦人旅也者言此尊爲婦人旅酬而
設也云其尊之設亞西方者張氏爾岐云謂設尊兩階時
先降階次西方又次內賓立于其北東面南上宗婦北堂
乃于房中故云亞也
東面北上
二婦其夫屬於所祭爲子孫或南上或北上宗婦
宜統於主婦主婦南疏正義曰其北尊北也設尊在房中
面北堂中房而北
墉下故東面也宗婦言北堂者房中半以北爲北堂內賓
在房中尊北宗婦又在內賓之北是在北堂之地故云北
堂也注云二者所謂內兄弟者上經云主人洗獻內兄
弟于房中此內賓宗婦二者即上經所謂內兄弟也云內
賓姑姊妹也者是主祭者之姑姊妹也云宗婦族人之婦
其夫屬於所祭爲子孫者謂宗婦爲所祭者子孫之妻于
主祭者爲同宗之婦也云或南上或北宗婦宜統於主
婦主婦南面者江氏筠云房中之位類多南上所以然者
房有北階無北壁房中之南蓋猶之堂上之北故也汪氏
鋼云宗婦在內賓之北注云宗婦宜統於主婦主婦旣是
義豐王彥

南面則必在北堂之北可知故內賓依尊以南爲上宗婦
統於主婦以北爲上也江氏又云內賓與宗婦體敵故或
南上或北上以明其不相統說亦是
云北堂中房而北者詳士昏禮記
旅面面 面者異於獻也男子獻於堂上旅於堂下婦人
節與其儀依男子也主婦酬內賓象眾賓宗婦象兄弟其
賓之長坐取奠於右宗婦之娣婦舉解於其娣婦亦如之內
奠解酬內賓之長交錯以辯內賓之少者宗婦之娣婦各
舉解於其長並行交錯無算其**疏**正義曰經但言主人洗
拜及飲者皆面而主婦之東南**疏**獻內兄弟于房中不及
婦人旅酬之禮故記補之亦旅者亦如男子旅也注云
面而者異於獻也者獻南面也云男子獻於堂上者上經
主人獻賓于階上獻兄弟于阼階上是也旅於堂下者
上經賓酬兄弟之黨兄弟酬賓之黨皆于階前不言升堂
是也婦人獻於南面者有司徹主人洗獻內賓于房中南
面拜受爵主人南面于其右荅拜是也旅於西面卽據此
記言也云內賓象眾賓宗婦象兄弟其儀依男子
也者其節謂行禮之節次其儀謂拜受荅拜等儀文一如

上經男子旅酬無算爵也張氏惠言云如注云其節依男
子則酬內賓當在主人酬賓之節娣婦舉解在兄弟弟子
舉解之節也案主人酬賓時內賓尚未獻無緣先酬酬內
賓當與宗婦舉解相接爲之注言其大判耳賈疏云主婦
酬內賓之長酌奠于薦左內賓之長坐取奠于右者此約
上經主人洗解酌于薦西方之尊而階前酬賓時主人奠解
于薦北賓坐取解奠于薦南是也云宗婦之娣婦舉解
於其娣婦亦如之者此亦約上經兄弟如主人酬賓儀是也云
之尊階前北面舉解于長兄兄弟如主人酬賓儀是也云
內賓之長坐取奠解酬宗婦之娣交錯以辯者此亦約上
經正行旅酬節賓坐取解酬宗婦之娣亦取奠解酬內賓之長交
錯以辯者此亦約旅酬節云長兄兄弟酬賓如賓酬兄弟之
儀以辯卒受者實解于篚是也云內賓之少者宗婦之娣
婦各舉解於其長者此亦約上經正行無算爵時云賓弟
子及兄弟弟子各酌于其尊舉解于其長下云齊皆無算
是也此鄭據上經推之以釋記亦字之義也敖氏集說與
鄭異褚氏盛氏多辨之褚氏云案集說謂主人既酢內兄
弟主婦則酬內賓之長酌奠于薦左內賓之長坐取之奠
于右及兄弟舉旅之時內賓之長亦取奠解以酬主婦注

婦以酬次內賓云云此大謬也凡主賓相酬之例萬無卽以其人之爵還酬其人之理況又脫去宗婦之少者舉解此兩誤不可不辨注甚密互違盛氏云赦云內賓長之解惟以旅主婦非也初舉旅時內賓長當時已先自飲故也其長而不及主婦以主婦酬內賓長之時及其無算爵也內意與堂下賓酬長兄弟而不及主人同及其無算爵也內賓長之解以酬次宗婦宗婦長之解以酬次內賓主婦亦不與也又當有宗婦之少者舉解於其長一條而赦不言亦未備今案鄭注依經爲說赦氏憑臆言之斷未可從褚氏盛氏駁之是也云其拜及飲者皆面面主婦之東南者據此記云面面而言也上注云主婦南面則此而面者當立於東方而在宗婦贊薦者執以坐于戶外授主婦疏正主婦之東南也宗婦贊薦者執以坐于戶外授主婦疏正義曰官氏云贊薦者戶外相授已見於經記重明之者見室中地窄授受多在戶外也

右記設內尊與內兄弟面位旅酬贊薦諸儀

尸卒會而祭饔饔雍饔

雍孰肉以尸享祭竈有功也舊說云宗婦祭饔饔亨者祭雍饔用黍

肉而已無籩豆俎禮器曰燔燎於饗
夫饗者老婦之祭盛於盆尊於瓶
魚膾上云牲饗魚膾饗分言之此總謂之雍饗也
雍孰肉者周禮有內饗外饗之官掌割亨煎和鄭注序官
云饗割亨煎和之稱雍與饗通故鄭以孰肉解之史記吳
太伯世家索隱云雍是孰食是也云以尸享祭竈有功也
者謂祭饗所以報之也云舊說云宗婦祭饗亨者祭雍
饗用黍肉而已無籩豆俎者以上俱舊說下乃鄭引禮器
以證之蓋亦從舊說也云宗婦祭者以其主炊黍稷不云
亨人而云亨者蓋卽謂雍人以其主割亨故謂之亨者上
經云雍正作豕是士有雍人之官也禮器引孔子之言本
作燔柴於奧夫奧者老婦之祭也盛於盆尊於瓶此與上
逆祀皆言臧文仲非禮之事鄭讀奧爲饗故卽作饗引之
彼注云奧當爲饗字之誤也或作竈禮尸卒食而祭饗饗
饗饗也時人以爲祭火神乃燔柴老婦先炊者也盆瓶炊
器也明此祭先炊非祭火神燔柴似失之據此饗祭器用
盆瓶是無
籩豆俎也

右記祭竈之節

賓從尸俎出廟門乃反位

賓從尸送尸也士之助祭終其

反位者宜與主

疏正義曰言俎出以爲反位之節也吳氏

人爲禮乃去之

廷華云上言俎矣此又曰從者俎因主

人辟後

注云賓從尸送尸也者主人無送尸之儀故使賓

從以示送也云士之助祭終其事也者對少牢大夫之祭

尸出賓不送也云賓既送尸復人反位者宜與主人爲禮

乃去之者此鄭釋反位之義也褚氏云賓出送尸而入反

位於此記見之敖氏前云賓自執俎出以授人既則復反

其位兩出兩反不已數乎今案

右記賓反位送尸之節

此褚氏申駁敖前說之非也

尸俎右肩臂臑肱脰正脊二骨橫脊長脅二骨短脅

也士之正祭禮九體貶於大夫有併骨二亦得十一之名
合少牢之體數此所謂放而不致者凡俎實之數奇脊無
中脅無前貶於尊者不貶正脊不奪正也正脊二
骨長脅二骨者將舉於尸尸倉未飽不欲空神俎

疏

正義曰此

云右者謂自肩以下皆用右也凡吉祭神俎牲用右胖少牢注云右胖周所貴也詳鄉飲酒記禮經釋例釋牲上篇曰凡牲左體謂之左胖右體謂之右胖前體謂之肱骨又謂之前脰骨肱骨三最上謂之肩胛下謂之臂臂下謂之臑後體謂之股骨又謂之後脰骨股骨三最上謂之肱又謂之膊肱下謂之賂又謂之後脰骨股骨三最上謂之脊脊骨三前骨謂之正脊中骨謂之軀脊後骨謂之橫脊脊兩旁之肋謂之脅又謂之胎又謂之幹脅骨三中骨謂之正脅又謂之長脅前骨謂之代脅後骨謂之短脅肩上謂之膃又謂之脰肱上謂之髀餘骨謂之儀所以踐地謂之蹠脊骨盡處謂之尻皮謂之膚精者謂之倫膚腹腴謂之腸胃知食味者謂之心舌氣主謂之肺舉肺謂之離肺又謂之噤肺祭肺謂之刲肺又謂之切肺肺與正脊謂之舉肉理謂之膜又謂之奏肉在汁中謂之肉湣殊左右肱股四脊一兩脅二謂之七體又謂之豚解豚解謂之全脊左右肱股骨各六脊骨三左右脅骨六謂之二十一體又謂之體解體解謂之房脅節解謂之折骨折謂之骹脅凡士冠昏喪之牲特豚鄉飲酒鄉射燕大射之牲狗士虞特牲之牲豕既夕少牢有司徹之牲羊豕公會大夫之牲牛羊豕凡牛羊有腸胃無膚豕有膚無腸胃凡牲皆用右體進

腠變禮則用左體進抵凡膾之體同牲今案此篇釋牲體最詳惟據朱子之論二十一體去兩肱而取兩髀則股骨三當云最上謂之髀髀下謂之肱肱下謂之胛而移胛下謂之穀句於後詳少牢上利升羊下注云尸俎神俎也者李氏云尸餒鬼神之餘故謂神俎爲尸俎也今案此與經言尸俎同而實異故注云神俎上經命佐食徹尸俎則一之名合少牢之正祭禮九體數者少牢禮又有肱脊代脅爲十一體此士之正祭止九體無肱脊代脅是貶於大夫也然正脊長脅各二骨合之肩胛肱肱橫脊短脅亦十一與少牢數合也云此所謂放而不致者放而不致禮器文彼注云謂若諸侯自山龍以下孔疏致極也謂放法而不得極今士祭亦放大夫俎十一而有胛骨二是放而不致也云凡俎實之數奇脊無中脅無前貶於尊者不貶正脊不奪正也者案九體十一體是數奇也郊特牲曰鼎俎奇而筮豆偶俎數奇故所實之數亦奇也褚氏云肱脊在中尸無肱脊故注云脊無中代脅在前方尸無代脅故注云脊無前今案尊者謂大夫大夫三脊俱有是士貶於大夫也但所貶去者爲肱脊代脅而不貶正是不奪正也云正脊二骨長脅二骨者將舉於尸尸食未飽不欲空神俎者上

經尸入先食舉謂會正脊與肺也次舉幹謂會長脊也
脊長脅每骨皆二尸食其一而仍存其一是空神俎也
所以不欲空神俎者以尸食未飽膚三爲甚用二疏正義
不可無餘此鄭解二骨之義也 膚三厭飯一也疏曰敖
氏云特牲無膚俎故以膚附於牲俎焉三者亦貶於大夫
也凡膚與牲體同在尸俎者大夫五士三者亦貶於大夫
之豕膚五體也大夫以上膚若別俎則若七若九以差
而加之褚氏云貶亦不得過三若二陽厭一若再少不敷
用矣士虞禮膚三取諸脰膾非脅離肺一離猶控也小而
革肉以不主食味故亦止用三 離肺一長午割之亦不
提心謂剗肺三爲尸主人主婦疏正義曰離肺肺割而未
之舉肺剗肺三祭今文剗爲切絕者卽舉肺也亦名膾
肺剗肺剗肺三祭今文剗爲切絕者卽舉肺也亦名膾
記云離肺又云祭肺特牲記云離肺一剗肺三少牢禮司
馬升羊司士升豕皆云舉肺一祭肺三注舉肺一尸食所
先舉也祭肺三爲尸主人主婦皆舉肺三注舉肺一尸食所
司徹尸主人羊俎皆祭肺兼有羊俎一羊肉皆舉肺三注
肺一亦舉肺祭肺兼有羊俎一羊肉皆舉肺三注舉肺一尸
俎有膾羊肺無祭肺皆有羊俎一羊肉皆舉肺三注舉肺一
與剗同廣雅剗割也云亦不提心者少儀云離猶膾也者膾
義禮正義卷三十六特牲三

而不提心鄭注猶絕也捶離之不絕中央少許者彼謂
牛羊之肺此豕肺亦然也云爲尸主之肺是尸主人主
尸酢主人主人不絕祭知用尸俎之肺是尸主人主
各一也云今文刊爲切者少牢禮心皆安下切上注又云
今文切皆爲刊胡氏承琪云說文刊切也切上之切又作
聲同義故今文於肺之名則作切於安下切上之切又作
刊鄭意蓋以專指牲體之文則作切於安下切上之切又作
切故於二處皆從古文然散文亦多通者有司徹侑俎有
切肺一注云切肺亦祭肺互言之爾少牢祭肺三皆切有
士虞禮注引作祭肺三皆切是也今案以上皆豕俎也魚
十有五而魚水物以祭肺三皆切是也今案以上皆豕俎也魚
謂經而疏正義曰注云魚水物以祭肺三皆切是也今案以上皆豕俎也魚
等也云陰中之物取數是也魚水物以祭肺三皆切是也今案以上皆豕俎也魚
五頭也云陰中之物取數是也魚水物以祭肺三皆切是也今案以上皆豕俎也魚
十五之義本禮運月三五而盈之文也經而等亦禮器文
以魚俎十五尊卑皆同是經而等亦禮器文
天子以下至士庶人爲父母三年亦是尊卑同也膳如牲
骨不但言體以有疏與肺耳今案注云不但言體以有
一骨二骨者有疏與肺耳今案注云不但言體以有

骨二骨者謂不但膾體如性卽有一骨二骨者亦祝俎

脰脊二骨脅二骨凡接於神及尸者俎不過牲三體以特

食禮羊豕疏正義曰李氏云脅蓋代脅也與脰脊皆尸俎

各三體也故祝俎用之王氏士讓云殷人貴髀祝接神尊故用

勝朝所貴者耳注云凡接於神及尸者俎不過牲三體

以特牲約者接神謂祝與佐食接尸謂賓長兄弟及宗

人之屬也不過三體以特牲祝佐食等俎約之可知言凡

言以特牲約是不專爲士言之云加其可併者二亦得奇

名者盛氏云對少牢二牲豐則不加也脊脅各二加髀爲

五是亦奇也今引少牢羊豕各三體者證大夫亦不過三

體也盛氏又云自祝以下唯一俎而已無魚膾故記不言

膚一離肺一胙俎臂正脊二骨橫脊長脅二骨短脅主人

其體得祝之加數五體又加其疏正義曰注云主人尊欲

可併者二亦得奇名臂左體臂其體得祝之加數五體

又加其可併者二亦得奇名者祝三體加可併者二爲五

主人尊體已得五又加其可併者二爲七是亦奇也云臂

義禮正義

卷三十六特性三

三

左體臂者右已用於尸俎也敖氏云昨俎尊乃不用左肩而用左臂者屈於尸也脊脅得與尸同以伸其尊亦以特牲之俎實少故爾少牢俎實多膚一離肺一主婦俎穀折故主人主婦脊脅皆減於尸

膚一離肺一主婦俎穀折

穀後足折分後右足以為佐食俎不**疏**正義曰敖氏云穀分左肅折辟大夫妻古文穀皆作穀**疏**非正體折肱之下而取之故云穀折凡牲固皆有折也然經文之例其先言體乃言折或單言折者必非正體若全體者也蓋與折俎之說不同注云穀後足也者士喪禮記長及穀注云穀足跗也案跗即足趾禮經凡言牲體俱指後足言之校勘記疑注折下脫分也二字今案經例全者則直舉其體名不全者言折此穀分以為佐食俎則不全故以折言之非謂折為分也若作分字解則下不分左肅折句不可通矣不分左肅折者謂分穀為折不分左肅折也云折分後右足以為佐食俎者以下佐食俎亦用穀折故也敖氏云主婦俎與佐食俎同用穀而主婦尊於佐食則主婦右佐食左歟或曰佐食宜用右穀猶祝用右脾之意未知孰是褚氏云左肩太貴故昨俎不用而用左臂左肅折太卑故用之于佐食俎而主婦用右穀折盛氏則云一體分為二皆用右也有左穀而不用者亦以其太卑今案經於主婦

佐食之俎皆云穀折不云左右據注云折分後右足以爲
佐食俎則佐食亦用右也似盛說是云不分左肅折辟大
夫妻者少牢主婦用左肅故士妻辟之不用也云古文穀
皆作穀者說文聲盛鱗厄也一曰舛具从角穀聲讀若斛
考工記豆實三而成穀鄭注斗二升曰穀此穀之本義也
經典僭爲足附之名古文作穀又是借穀爲穀故鄭從今
文其餘如胙俎餘謂脊佐食俎穀折脊脅者從正疏正義
折詳上注云三體卑者從正者祝與佐食均是接神三
體爲正祝尊故有加佐食卑無加故止三體從其正數也
膚一離肺一賓骼長兄弟及宗人折其餘如佐食俎
賓俎全體尊賓不用尊體爲其已甚卑而全之疏正義曰
其宜可也長兄弟及宗人折不言所分略之李氏云
祝佐食接神賓三獻長兄弟爲加爵宗人庭長授巾皆接
尸而祝爲尊故祝五體而餘皆三體眾賓長爲加爵接於
尸蓋亦三體下文惟眾賓般胥耳據此則賓中兼有賓長
眾賓長也其餘亦謂脊脅膚肺也注云骼左骼也者以
右已用之尸俎也云賓俎全體尊賓者對上穀折非全體
言也云不用尊體爲其已甚卑而全之其宜可也者以賓

用全體已見其尊若又用尊體則已甚故用幣也幣在腕下是卑體也云長兄弟及宗人折不言所分略之者上主婦及佐食俎不言殺折此但言折不言所分之體是略之也盛氏云不言其體隨所有而用之又降於賓也

及眾兄弟內賓宗婦若有公有司私臣皆殺胥

又略此所折骨直破

折餘體可殺者升之俎一而已不備三者賤祭禮接神者貴月骨有肉曰殺祭統曰凡為俎者以骨為主貴者取貴骨賤者取賤骨貴者不重賤者不虛示均也俎者所以明惠之必均也善為政者如此故曰見政事之均焉公有司亦士之屬命於君者也疏正義曰注云又略者上賓長兄私臣自己所辟除者也弟等之俎但言折已略此不言折而言殺胥是又略也云此所折骨直破折餘體可殺者升之俎一而已不備三者賤祭禮接神者貴凡骨有肉曰殺者鄭意以此記殺字為餘骨之總名胥與烝同謂升于俎鄭注曲禮云殺骨體也韋昭注國語云殺俎實也殺本作胥廣雅胥肉也王氏疏證云說文胥啖也初學記引說文胥禰肉也是骨有肉為殺殺兼有禰義非一體也據上所陳各俎右胖已用盡惟取左胖末用餘體破折禰陳之褚氏云春秋傳之殺胥對全胥而言即體解也此之殺

胥則任用各體之骨而已名與傳同實不同也注云祭禮
接神者貴接神兼接尸者言尸亦神象也上接神及尸者
或五體或三體此眾賓眾兄弟內賓宗婦公有司私臣不
接神每俎得一而已以不接神者之貴也引祭統者證
俎以骨爲主及貴賤惠均之義云公有司亦士之屬命於
君者也私臣自己所辟除者公有司士之屬卽上士中士
下士也私臣卽庶人在官府史胥徒之屬也儀禮釋官云
案士之私臣少不足以供祀事故有公非家之私臣故言公
有司蓋士之僚友與士同爲臣於公非家之私臣故言公
以別之有司則賓及執事之通稱祭統羣有司鄭注謂眾
賓下及執事者是也敖氏謂公治之若祭事未必然也又
此經明言私臣則士亦有臣而注疏謂士無臣之說非矣
又云王制大夫士宗廟之祭有田則祭無田則薦鄭注引
禮器羔豚而祭百官皆足孔疏云士薦而云百官者士之
屬吏以眾言之亦曰百官故汜閣答任厥問曰士有屬官
佐祭特性饋食云公有司私臣皆殺胾百官皆足抑謂此
也○官氏云記歷序俎之牲體并詳其體之爲全爲分數
之或多或少而廟中執事之尊卑又因而見焉體有貴賤
而用全體者爲隆如尸俎之全用肩臂臠肫骼祝俎之全

用右脾作俎之全用左髀是也其次則不用全而用半如
主婦佐食俎之用穀折是也又其次則儀度其可用者用
之而并不言半矣如賓長兄弟及宗人俎用折是也又其
次則祿用餘體之可散者而并不言折矣眾賓兄弟以下
之散胥是也散胥之數一而已等而上之是有上事者也
其體之數有三焉若賓長兄弟及佐食宗人是也又等而
上之是為神尸將命相禮者也其體三而加其可併者二
則有五焉祝是也又等而上之是為宗廟主者也其體五
而加其可併者二則有七焉主人主婦是也又等而上之
則為所祭者其體九而加其可併者二則十有一焉尸是
也而一牲之體其不用者亦僅矣由士禮而推之大夫由
大夫禮而達之諸侯天子雖經闕有間其隆殺之等亦可
想見

云 膚一離肺一

右記諸俎牲體之數

公有司門西北面東上獻次眾賓私臣門東北面西上獻

次兄弟升受降飲

獻在後者賤也祭祀有上事者貴之亦皆與旅

疏

正義曰眾賓在而階前東

面兄弟在阼階前西面此公有司私臣則在門西門東之位而皆北面門西者以東爲上門東者以西爲上統於門也祭時賓與眾賓亦皆於公有司私臣中選之張氏爾岐云在門外時同在門西東面北上謂公有司私臣同在有司羣執事中也又云及其入賓與眾賓適面階以俟行事其不在選中者則北面如此記所陳是公有司私臣之未選爲賓者在北面位其選爲賓者則在西階前東面其上爲賓其次爲眾賓所謂賓黨也兄弟則同在西階前西面所謂主黨也公有司獻次眾賓者以其爲主人之僚友故屬賓黨私臣獻次兄弟者以其爲主人之羣吏故屬主黨也敖氏云門西者尙右門東者尙左亦各變於東面西面之位者也獻公有司于西階上私臣于阼階上其受爵則惟二者之長拜于下乃升受主人荅拜于阼階上其餘皆不拜賈疏云公有司私臣薦俎皆使徒隸爲之歟注云獻在眾後者賤也祭祀有上事者貴之者以公有司私臣獻在眾賓兄弟後是賤也但眾賓亦卽選於公有司私臣中何以獨目爲賤故又申之曰祭祀有上事者貴之上事謂堂上之事前獻賓薦脯醢設折俎注云公有司設之獻長兄弟注云亦有薦胥設於位私人爲之歟是公有司私臣亦非無事者但無上事耳云亦皆與旅者以記但言獻未言旅

有前王事卷三十一
鄭恐人疑公不司私臣二者不與於旅故特明之禮經釋
例云凡旅酬不及獻酒者不與有司徹旅酬及私人者前
主人獻酒辭及私人故旅酬亦辭及私人今此二者既得
獻則亦得與旅賈疏云天子諸侯祭祀可依此位矣同
姓無爵者在阼階前西面北上卿西階前東面北上大夫
在門東北面士門西北面旅會在其後少牢下篇云賓賓
位在門東北面既獻在西階西南眾賓繼上賓而南天子
諸侯之賓其位或依此歟案祭統云凡賜爵昭爲一穆爲
一昭與昭齒穆與穆齒此不見昭穆位者主人眾兄弟非
昭穆乎若其有爵者則以爵序之文王世子其在外朝則
以官其在宗廟之中則如外朝之文王世子其在外朝則
以此差之知無爵者從昭穆有爵者則以官矣江氏永羣
經補義據賈說申之云中庸序昭穆謂同姓之無爵者立
于阼階下分爲昭穆兩行北面而南陳如昭一行為
尊則昭前而穆後如穆一行爲尊則穆前而昭後孫必與
祖同班子必與父異列其面位是面非北面也齊謂大
夫以上同姓無爵謂若五叔無官是也其同姓之有爵與
異姓之有爵者序立于西階下東面北上而南陳如周公
爲冢宰則周公在上有二王後來助祭則二王後又在上
也今案此說甚確殆所謂由士禮推之而致於天子者

與○儀禮釋官云通考士禮諸篇宰祝宗人筮人卦者外御族長圍人御者童子雍正之屬士之私臣也士喪訖夕二篇所言甸人管人夏祝商祝豕人卜人隸人遂匠之屬公家之臣來給事者也注未別白賈疏泥於士無臣之說依違遷就無所考證敖氏繼公則謂宰祝宗人之屬皆公有司公家所使給事於私家者其說亦非公家使人給事於私家惟喪禮耳此篇助祭之公有司亦是士自宿之不必公家使之也冠禮自賓及贊者外凡執事皆士之私臣曲禮士不名家相家相卽家宰則士得有私臣爲宰矣昏禮舅姑旣沒婦奠茶于席有祝帥婦以入豈婦之廟見公家亦使人給其事乎竊以士冠士昏及此篇所陳官名皆士之私臣但士卑臣少若祝宗人雍正之屬或不必有專官臨事設之以共其職士之私臣有二一以府史胥徒爲之注疏謂自己所辟除不命於君者是也一以子弟爲僕左傳士有隸子弟服注士卑自以其子弟爲僕隸者是也敖氏之解殆猶或於士無臣之說歟

右記公有司私臣面位獻法

儀禮正義卷三十七

鄭氏注

續溪胡培翬學

少牢饋食禮第十六

鄭目錄云諸侯之卿大夫祭其祖

五禮屬吉禮大戴第十八疏正義曰云諸侯之卿大夫

戴第十一別錄第十六祭其祖禰於廟之禮者賈

疏云曲禮下云大夫以索牛用大牢是天子卿大夫明

此用少牢爲諸侯之卿大夫可知萬氏斯大云特牲禮

牲用特豕士禮也故士虞禮牲亦特豕而禰記則云下

大夫之虞也特牲則大夫亦特豕矣少牢禮牲用羊豕

大夫禮也而曲禮則云大夫亦特豕矣少牢禮牲用羊豕

用少牢矣禮文所載參錯不一由衰周之季列國大夫

恣行僭罔學者各就所見筆述焉彼前以三鼎後以五鼎

畫一雖然聖人制禮明者述焉彼前以三鼎後以五鼎

者非孟子歟禮大夫士降殺以兩則三鼎爲士時五鼎

爲大夫時矣卽此證之儀禮士虞特牲俱三鼎其爲士

禮無疑少牢五鼎其爲大夫禮無疑又士虞特牲皆九

祭宗廟以大牢大夫以少牢士以特牲此禮之定制也
萬氏之說似爲得之禘記曰上大夫之虞也少牢卒哭
成事附皆大牢下大夫之虞也特牲卒哭成事附皆少
牢大夫卒哭附亦用大牢孔疏謂加一等此亦如士之
喪遣奠用羊豕乃是盛禮非常禮也鄭注曲禮大夫以
索牛云索求得而用之不以大夫用牛爲常禮矣王制
曰諸侯無故不殺牛大夫無故不殺羊士無故不殺犬
豕鄭注故謂祭饗尤可證也此篇及特牲篇目錄皆云
諸侯之卿大夫士者蓋以儀禮諸篇多言侯國之禮故
以諸侯言之非必謂天子之大夫爲公卿之總稱天子之
之士定用羊豕也或曰大夫爲公卿之總稱天子之大
大有三公前人謂三公立廟與諸侯同則亦當用大牢
然禮文殘缺莫可考見何氏休注公羊傳云天子諸侯
卿大夫牛羊豕凡三牲曰大牢天子元士諸侯之卿大
夫羊豕凡二牲曰少牢疏家之說或出於此鄭意未必
與何同至儀禮聘會篇大夫用牛乃主國待客之禮與
大夫家祭自異郝氏因此遂謂非定特牲爲士少牢爲
大夫則更謬矣又高氏謂此與特牲皆爲常時之特祭
非合祭其說亦是詳特牲又大大夫有三廟詳下云羊豕
曰少牢者凡牲牛羊豕牛曰大牢羊豕曰少牢何注公

羊亦與鄭同吳氏延華云謂之少者殺於大半也云少
牢於五禮屬吉禮者據大宗伯言之諸侯之卿爲上大
夫大夫爲下大夫此篇自筮尸至簠爲卿大夫正祭之
禮下有司徹乃言上大夫賓尸及下大夫不賓尸之禮
與此本爲一篇亦以簡冊繁重分爲二如士喪禮之別
爲旣夕禮也○附考大夫士廟制王制曰大夫三廟一
昭一穆與太祖之廟而三士一廟鄭注大廟別子始祫
者大傳曰別子爲祖謂此雖非別子始祫者亦然一廟
謂諸侯之中士下士名曰官師者上士二廟祭法曰大
夫立三廟曰考廟曰王考廟曰皇考廟適士二廟曰考
廟曰王考廟官師一廟曰王考廟鄭注適士上士也官師
中士下士案考廟父廟也王考廟祖廟也皇考廟曾祖
廟也王制疏云諸侯之子始爲卿大夫謂之別子引大
傳者證此太祖是別子初雖身爲大夫中閒廢退至其遠
世有數條一是別子初雖身爲大夫中閒廢退至其遠
二是別子及子孫不得祫命者後世始得祫命自得爲
太祖三是全非諸侯子孫異姓爲大夫者及他國之臣
初來仕爲大夫者亦得爲太祖故云雖非別子始祫者
亦然此總包上三事如鄭志答趙商此王制所論皆殷

制故云雖非別子亦得立太祖之廟若其周制別子始
爵其後得立別子爲太祖若非別子之後雖爲大夫但
立父祖會祖三廟而已隨時而遷不得立始爵者爲太
祖故鄭答趙商云祭法周禮王制之云或以夏殷禘不
合周制是鄭以爲殷周之別也今案既夕記云其二廟
則饌子福廟如小斂奠是士有一廟二廟者與祭法合
則祭法爲周制信矣鄭注既夕記云士事祖廟上士異
庶下士共廟是士無論上士下士皆祭祖廟故特牲目
錄卽以祭祖福言之此大夫禮亦但言祭祖福者以大
夫三廟別子始爵者得立太祖廟非別子始爵者則但
立會祖廟不立太祖廟二者不定故舉祖廟以該之也
又祭法士之一廟者止有考廟鄭以爲兼祭祖者據祭
法云王考無廟而祭之既無廟又無壇則
是祭之於考廟可知故鄭謂祖廟共廟也

少牢饋食之禮

禮將祭祀必先擇牲繫於牢而芻之羊

疏

正義曰自此至又筮日如初言卿大夫祭前筮日之事
注祀嚴本誤禮云禮將祭祀必先擇牲繫於牢而芻之
者此鄭解牲稱牢之義也用禮牧人職曰凡祭祀共其犧
牲以授充人繫之充人職曰掌繫祭祀之牲牲繫祀五帝則

于牢芻之三月享先王亦如之鄭注牢閑也必有閑者
防禽獸觸齧是牢以繫牲因謂牲爲牢也詩公劉云執豕
于牢則豕亦繫於牢特牲不言牢者據充人云掌繫祭祀
之牲牲則牢非一牲必二牲以上乃得名牢也又鄭注月
令云養牛羊曰芻犬豕曰豕此注言芻不言豕者據周禮
成文言之耳云羊豕曰少牢者詳目錄下云諸侯之卿大
夫祭宗廟之牲者對士日用丁己取其令名自丁寧自變
祭宗廟牲用特豕言也日用丁己改皆爲謹敬必先疏正
義曰己作己不作己各本多混注誤此日明日乃筮疏自
丁丁字校勘記云重修監本誤作可日祭日也用丁己者
謂祭日用丁及己日也己爲日之己非辰巳之巳古人言
日者皆指干言之周禮十日之己非辰巳之巳古人言日
者皆指干言之周禮十日也凡祭祀筮日皆以此月之下
旬竝來月之上旬或以來月之上旬筮來月之中旬若以爲
辰巳之巳則或此旬有巳而彼旬無巳故知爲戊己之巳
也釋文己音紀盧氏文弼考證云紀舊譌祀朱子始正之劉
氏敞云祭祀上日不弼辰其說是乃謂宗廟專上丁以此
己爲辰巳之巳則誤甚盛氏云柔日有五祭祀皆可用而
謂唯取於丁卯而非丁亥又云若以丁巳日筮旬有一日
則祭日爲丁卯而非丁亥

矣注云內事用柔日者曲禮文孔疏引崔靈恩云內事指宗廟之祭是也曲禮又云外事用剛日剛日甲丙戊庚壬五奇柔日乙丁己辛癸五偶皆謂十日也方氏云有事於宗廟據尙書武成召誥畢命及春秋所書魯事無非柔日惟洛誥烝祭歲日用戊辰豈事屬創舉與常禮異歟云必丁己者取其令名自丁寧自變改皆爲謹敬者丁寧變改皆謹敬之意鄭以柔日有五經獨言丁與己取謹敬之令名也云必先諷此日明日乃筮者此謂丁若己也凡筮必指定某日筮之故於筮之前一日諷定或丁日或己日至明日乃筮卽所謂諷日之禮也大夫以上有之士祭不諷日詳筮旬有一日旬十日也以先月下句疏正義曰筮特牲禮筮旬有一日之已筮來月上句之已疏必旬有一日者容祭前十日爲散齊致齊之期卽周禮大宰職所謂前期十日也祭統亦云先期旬有一日宮宰宿夫人散齊七日致齊三日方氏云特牲筮日無期以旬有一日上下所同也致齊則不貳事散齊仍治事以國事不可廢也餘詳特牲禮注以毛本誤言云以先月下句之已筮來月上句之已者旬爲十日而經云旬有一日是十有一日故知以己日祭則以己日筮并筮日之日數之爲十一日也敖氏云古者數日之法於此可見張氏爾岐云注言己

以例丁言上旬者先近日也今案據此注則上文丁己爲戊己之己明矣筮于廟門之外主人

朝服面而于門東史朝服左執筮右抽上韝兼與筮執之

東面受命于主人史家臣主疏正義曰廟唐石經作廟嚴

之。筮于廟門之外卽冠禮特牲禮之闕外李氏云主人

朝服者服祭服以筮也特牲筮曰主人亦服祭時玄端司

服職曰享先王則袞冕祭義曰易抱龜南面天子袞冕北

面則天子卜祭亦服其祭服今案主人面面史東面受命

于主人與特牲同但執筮抽韝之法較彼爲詳耳注云

史家臣敖氏以史爲公有司與注異褚氏辨之云襍記大

夫筮宅則史練冠長衣以筮蓋筮史是大夫家臣本服重

服因筮而改爲不純凶之服據此則大夫之臣兼有卜筮
等官也故注云史家臣主筮事者非公有司爲之儀禮釋
官云史筮史卽筮人也古者通謂掌文詞之官爲史兆卦
皆有籀辭故掌卜筮者亦稱史春秋每筮皆曰史又謂筮
人爲筮史韋氏注國語云筮史筮人掌以三易辨九筮之
名是也左傳齊崔武子筮之遇困之大過史皆主人曰孝
日吉孔疏史筮人也是大夫之家有史主筮矣主人曰孝
義禮正義卷三十七少牢

孫某來日丁亥用薦歲事于皇祖伯某以某妃配某氏尙

饗丁亥不必亥也直舉一日以言之耳禘于大廟禮曰日用

也薦進也進歲時之祭事也皇君也伯某且字也大夫或

因字爲諡春秋傳曰魯無駭卒請諡與族公命之以字爲

展氏是也其仲叔季亦曰仲某叔某季某某妃某妻(疏)正

也合會曰配某氏若言姜氏子氏也尙庶幾饗歆也(疏)義

曰注大廟毛本大作太非嚴本作大校勘記云公命下集

釋無之字某仲叔季某字集釋敖氏俱作其季某下集釋

通解俱有也字合會毛本合誤命某氏陳閭監葛氏俱誤

會黃氏丕烈云某仲叔季之某作其是也今仍嚴本此主

人命筮之辭也吳氏廷華云不贊命文略也云丁未必

亥也直舉一日以言之耳者陰辰有六丁未必定與亥值

經言丁亥直舉一日爲例耳大戴禮夏小正丁亥萬用入

學傳云丁亥吉日也禮記月令乃擇元辰鄭注元辰蓋郊

後吉亥也孔賈二疏皆引陰陽式法亥爲天倉以證亥爲

吉辰又易先庚後甲皆取丁義是古人以丁亥爲大吉三

故經特舉以言之禘大廟用丁亥亦以其爲吉日也張

惠言云注禘于大廟禮曰日用丁亥不得丁亥則已亥

亥亦用之無則苟有亥焉可也案此蓋禘于大廟禮文苟
有亥焉可者禘大廟之禮耳若少牢祭日則徑云日用丁
己當六陰辰可矣不須有亥也賈疏誤以大戴禮當禘于
大廟禮遂以不得丁亥以下爲解本經之文非也今案張
說甚是鄭明云丁未必亥矣而又云苟有亥焉可也不自
相背戾乎蓋禘于大廟禮以亥爲主不得丁亥則凡有亥
焉皆可用之少牢祭日以丁己爲主不得丁亥則凡丁日
己日皆可用之此鄭引以證經之義也不然經言丁己注
專言亥其非經意夫人知之鄭氏大儒豈猶昧此且鄭注
日用丁己云必丁己者取其令名注筮旬有一日云以先
月下句之己筮來月下句之己注若不吉則及遠日云遠
日後丁若後己是鄭前後注皆依經立義何獨於此注而
違之以此益知不得丁亥以下爲禘于大廟禮文無疑也
後人議此注者甚多皆由賈疏誤之耳云薦進也進歲時
之祭祀也者薦進釋詁文鄭以此篇爲時祭之禮經云用
者謂用此日祭也云皇君也亦釋詁文方氏謂遠祖亦稱
皇大夫三廟皇祖卽曾祖也舉詩周公皇祖春秋傳皇祖
伯父昆吾爲證今案遠祖原可稱皇祖但此經言皇祖與
士虞特牲義同當是舉皇祖爲例以該曾祖及禰耳云伯
某且字也者案士喪禮爲其父某甫筮宅注云某甫且字
義禮正義

也此伯某亦云且字者古者年二十冠而字稱某甫士
士虞注所云若言山甫孔甫若言尼甫是也連伯仲叔季
行次稱之則言伯某甫士冠禮所云是也五十則去某甫
而但稱伯仲特牲注所云伯子仲子是也故檀弓曰幼名
冠字五十以伯仲此經云伯某即伯某甫省文也注云且
字蓋釋伯某之某爲且字耳注又云其仲叔季亦曰仲某
叔某季某者即士冠禮所云仲叔季惟其所常也張氏爾
岐糾賈疏之誤而以晡且解之亦非且字義段氏說文注
言之最析詳士禮禮云大夫或國大夫以王父字爲氏者
諡乃氏之譌是也春秋時列國大夫或有因字爲氏者甚
多此注因且字而推言之謂大夫或有因字爲氏者是也
引春秋傳曰魯無駭卒請諡與族公命以字爲展氏是也
無駭爲公子展之孫命爲展氏正所謂以王父字爲氏者
此傳請諡與族族即氏也公命以字爲展氏則但賜氏而
未賜諡注是也二字正以展氏證上因字爲氏之說耳若
作諡字則義不可通矣或謂鄭誤讀左傳爲諡作句而云
因字爲諡不知此注云大夫或因字爲氏係鄭之自說下
乃引傳耳注中諡字正由後人見左傳有爲諡之文誤改
氏爲諡非鄭本作諡也賈疏已作諡解則其誤已久禮記
檀弓魯哀公諱孔子曰嗚呼哀哉尼父鄭注尼父因其字

以爲之謚左傳哀公十六年孔疏引禮記注而駁之云謂
謚孔子爲尼父鄭氏錯讀左傳云以字爲謚遂復妄爲此
解此當卽或說所本也但檀弓注係言謚此注詳其文義
明是言氏不得牽合爲一云某妃某妻也者言妃爲祖之
妻也方氏云曾子問曰宗子雖七十無無主婦則卿大夫
以下娶有再三者矣故加以某妃配于某氏之上以別其
爲元妃繼妃也今案喪服小記曰婦祔於祖姑祖姑有三
人則祔於親者是不一妃之證也但據經云以某妃配某
氏似配止一人朱子曰程氏祭儀謂凡配止用正妻一人
或奉祀之人是再娶所生卽以所生配謂凡配止用正妻
一人是也若再娶者無子或祔祭別位亦可也若奉祀者
是再娶之子乃許用所生配而正妻無子遂不得配祭可
乎唐會要中有論凡是嫡母無先後皆當並祔合祭與古
諸侯之禮不同又曰只合從唐人所議爲允然則配用一
人是正而又有前妻無子後妻有子不能不並配者據小
記云婦祔於祖姑祖姑三人是三人並配蓋經言其正傳
記通其變耳云合會曰配謂其享此祭也祭統曰鋪筵設
同几鄭注同之言謂也祭者以其妃配亦不特凡是此經
言配之義也云某氏若言姜氏子氏也者男亦辨姓當詳
稱其姓氏也云尙庶幾者詳特牲云饗歆也者謂歆其祀

也詩履帝武敏毛傳
歌響也二字亦互訓

史曰諾面面于門面抽下續左執筮

右兼執續以擊筮

其神易曰著之德圓而神疏正義曰注

圓嚴本作圖校勘記云徐本釋文集釋通解楊氏作圖○
上史東面受命既諾而面面于門面者以將述命也此與
上執筮及下擊筮皆謂著爲筮也上續續蓋下續續底上
左執筮右抽上續謂以左手執下續以右手抽上續也不
云執下續而云執筮者以筮在下續中故以執筮言之又
云兼與筮執之者謂左手執筮兼執上續也右手不執上
續者便其抽下續也此抽下續不云右亦右手可知左執
筮謂以左手專執筮草也右兼執續以擊筮謂右手抽下
續執之并執上續以二續擊筮也敖氏云擊筮者爲將述
命故也不述命則無此儀云將問吉凶者謂問吉凶
於筮也引易者賈疏云鄭彼注云著形圓而可以立變
化之數故謂之神也引之者證著有神故擊而動之也遂

述命曰假爾大筮有常孝孫某來日丁亥用薦歲事于皇

祖伯某以某妃配某氏尙響

述循也重以主人辭告筮也
假僭也言因著之靈以問之

常吉凶

疏正義曰注辭字校勘記云陳閔監葛俱誤作辟之占辭。○假爾大筮有常筮者命筮之辭也孝孫某來

日丁亥以下主人命辭也以筮者命筮之辭冠於主人命

辭之上卽士喪禮注所謂凡筮因會命筮爲述命也特牲

不述命禮略也餘詳士喪禮大曲禮作泰呂氏大臨云泰

尊而大之也馬氏臨孟云大羹謂之泰羹瓦尊謂之泰尊

龜謂之泰龜筮謂之泰筮以其有所尊故也云述循也

之以告筮也述循詳士喪禮云假僭也言因筮之靈以問

之者鄭訓假爲僭又申僭義謂因著之靈以問吉凶也曲

禮孔疏云假因也爾汝也指著言也鄭注曲禮云龜筮於

吉凶有常此云常吉凶之占辭者亦謂占辭之辭吉凶有

常王氏士讓云有常不差忒也乃釋韞立筮卿大夫之著

此褒美之冀其有以告我也夫乃釋韞立筮長五尺立筮

由**疏**正義曰釋韞蔡氏云莫韞於地也注云卿大夫之

便**疏**著長五尺立筮由便者對士之著長三尺坐筮爲便

也餘詳卦者在左坐卦以木卒筮乃書卦于木以示主人

乃退占

卦者史之屬也卦以木者每一爻畫地以識之六

爻備書於版史受以示主人退占東面旅占之

疏正義曰校勘記云李氏曰示主人石本上有以字盧氏

板校勘記云張氏曰疏作版從疏張說是也寫卦須坐土

冠特牲不言坐者以筮者坐則卦者亦坐可知此筮者立

故須言坐以別之也注云卦者史之屬也者詳士冠禮

云卦以木者每一爻畫地以識之六爻備書於版者書卦

之法此注爲備然則經文上木畫地者也下木版也云史

受以示主人者恐人疑卦者示主人故特明之受受于卦

者也云退占東面旅占之者以士冠禮云筮人還吉則史

東面旅占明此史退占與彼同退還東面位也吉則史

續筮史兼執筮與卦以告于主人占曰從從者求吉

疏正義曰續筮謂藏筮于續也筮既續矣則所執者續耳續而云

筮者以筮在續中故以執筮言之與上初云左執筮同此

言釋續續筮及兼執筮與卦以告皆其詳於士乃官戒宗

禮者占曰從卽史告主人之辭從義詳士喪禮乃官戒宗

人命滌宰命爲酒乃退

官戒戒諸官也當其祭祀事者使

除宗**疏**正義曰注滌滌濯祭器陸氏曰滌一本作濯許宗

廟彦云陸本作既祭器一本作濯祭器賈本則作濯

祭器耳。盧云：灌衍非今案。嚴本作泔。濯祭器從之。○據下注云：筮日既戒，諸官則此戒。卽在筮日。周禮太宰前期十日，帥執事而卜日，遂戒是也。乃退者，謂筮事畢而退也。褚氏云：官戒總言之，命滌命爲酒，擇其急當預辦者言之。酒卽酒正所謂事酒有事新造者，儀禮釋官云：宗人如周禮都家宗人之職。周禮都宗人上士二人，中士四人，共六人。家宗人如都宗人之數，下經沃尸盥一宗人奉槃一宗人奉匱水一宗人奉簞巾，則侯國大夫之宗人亦不止一人。也。周禮都宗人掌都祭祀之禮。家宗人掌家祭祀之禮。大宗伯掌三夏之禮，擯故宗人命滌也。宰家宰春秋時凡卿大夫私邑皆有邑宰，其家又有家宰。曲禮問大夫之富曰：有宰食力，此邑宰也。大夫邑宰無定數，家宰則家止一人，所以相家事，主政教猶天子之有冢宰。諸侯之有執政，葵服傳所謂貴臣聘禮所謂老也。此經宰命爲酒，周禮酒人共祭祀之酒，其職屬冢宰故。宰命爲之餘，詳士冠禮云：官戒戒諸官也者，謂所戒不一官，故以官戒言之。猶周禮云：百官之誓戒也云云，當其祭祀事者使之具其物且齊也者是。申言官戒之義，謂凡當共祭祀之事者皆戒之使之預備其物且齊也。上云筮旬有一日，除去祭日則止十日。故筮日卽使之齊，乃得徹齊七日，致齊三日也。云滌，概濯祭器。

埽除宗廟者方氏云滌注兼宗廟之埽除非也宗人所命
惟滌濯祭器今案說文滌洒也洒古文以爲灑埽字詩十
月滌場釋文滌埽也是滌有埽除義祭祀埽除宗廟亦其
事之大者故鄭兼言之周禮大宰掌百官之誓戒與其具
脩彼注云脩埽也若不吉則及遠日又筮日如初及至也遠
除糞洒可證也若正義曰不吉謂上旬不從也及遠日又筮日謂至上
後疏句丁己之日又筮中句丁己之日也特牲不吉則卽
己又筮此越十日而又筮亦其禮之異者如初謂自筮于
廟門之外以下之儀也敖氏云此文當承占曰從之下欲
終言上事故至是乃見之注云遠日後丁若後己者凡
筮句有一日皆以前句之丁筮後句之丁或以前句之己
筮後句之己今不吉則至後句之丁若後句之己又筮之
故鄭以爲後丁若後己也此與曲禮所云遠某日先遠日
者異敖氏云此遠日對筮之日而言卽所筮不吉之日是
也士冠特牲云筮遠日謂近日不吉更筮遠日卽曲禮所
云遠日也此云及遠日謂此日筮不吉至後日又筮遠字
只當後字言鄭注士冠特牲皆云遠日句之外日注此云
遠日後丁若後己分

別極精餘詳特牲禮

右筮祭日

宿讀爲肅肅進也大夫尊儀益多筮日既戒諸官以齊
戒矣至前祭一日又戒以進之使知祭日當來古文宿
皆作疏正義曰自此至改筮尸言筮尸宿尸及宿諸官之
差助祭之賓爲踰等故不親宿此宿當在宿尸之後言於
此者爲下文節也劉氏台拱云案宿與下文爲目但下文
有宿尸而無宿諸官之事則此句中已包之矣此是一例
宿戒尸與筮尸皆在宿前而用逆敘此又一例○注齊戒
矣毛本矣作也嚴本作矣校勘記云徐陳閩葛集釋通解
楊氏俱作矣云宿讀爲肅肅進也又云古文宿皆作差
俱見特牲禮云大夫尊儀益多者鄭意以士無官戒之事
大夫則先戒而後宿之又士但宿賓一人眾賓不宿此則
統宿諸官是儀益多故申之云筮日既戒諸官以齊戒矣
至前祭一日又申戒諸官而進之使來也鄭知此宿諸官
在祭前一日者以下文云前宿一日宿戒尸是宿戒尸在
宿之前一日也又云明日筮尸宿尸則與此宿同日也又
云明日主人朝服卽位于廟門之外者則祭日也是宿之
明日乃祭則宿前祭一日明矣賈疏云此并下文明日朝
義豐臣彘全三十七少半

服筮尸並是前祭一日唯下文前宿一日宿戒尸是前祭
二日李氏云申戒為宿宿諸官空在宿尸之後宿尸之夕
為期則宿前於祭一日是皆申鄭前祭一日之說也郝氏
乃謂宿在祭前三日盛氏因之以駁注不知經文敘次明
顯如此何昧

前宿一日宿戒尸

皆肅諸官之日又先肅尸者肅所用為尸者又為將

筮疏正義曰前祭二日宿戒當為尸者敖氏云凡可為尸
先已擇定為尸者矣特決之於鬼神耳或惟恐不吉則更
備二人所宿戒者三人止矣三人不吉甯廢一祭祭而無
尸是為其祖考也可乎哉今案褚氏謂尸先已擇定是也
此宿戒尸當亦使人宿之下宿尸乃親宿也注云皆肅
諸官之日又先肅尸者重所用為尸者又為將筮者此鄭
兩解宿戒之義也皆肅諸官之日又先肅尸謂下筮得吉
後宿尸是祭前一日之宿也凡與祭者皆有前十日之戒
前一宿之日之宿此前祭二日宿戒前祭一日又宿則較他人
多一宿戒是以用為尸而重之也又為明日將筮故必先
宿戒之不云宿而云宿戒者以別於筮後之宿也或曰宿
訓為豫宿戒猶豫戒

明日朝筮尸如筮日之禮命曰孝孫

與上宿字義異可通

某來日丁亥用薦歲事于皇祖伯某以某妃配某氏以某

之某爲尸尙饗筮卦占如初

某之某者字尸父而名尸也

日筮尸者大夫下人君

疏

正義曰校勘記云案張氏爾岐

祭之朝乃視濯與士異

謂朝下當有服字石本監本竝

脫今案朝下不當有服字

上筮日主人朝服此云筮尸如

筮日之禮則亦朝服可知

不煩再說也朝如字讀早也特

牲前期三日之朝筮尸如求日之儀

此云明日朝義與彼

同謂明日之早各本皆無服字

惟上宿下賈疏引有服字

乃衍文耳如筮日之禮毛本禮作儀

嚴本作禮是也楊氏作儀用薦

唐石經徐本集釋通解敖氏俱作禮

是也楊氏作儀用薦

歲事毛本薦作爲嚴本作薦校勘記

云唐石經徐本集釋

楊敖俱作薦是也通解作爲○命筮

之辭與筮日異故特

言之筮卦占如初者盛氏云筮立筮

卦書卦占退占初謂

筮日也如初之中不止是三者約舉

之以見其餘耳注

云字尸父尊鬼神也者詳特牲筮尸

下云不前期三日筮

尸者大夫下人君祭之朝乃視濯與

士異者此決特牲前

期三日筮尸而言也特牲前期三日

筮尸兼宿尸宿諸官祭

賓前一日視濯視牲大夫前一日筮

尸兼宿尸宿諸官祭

日乃視濯周禮大宰視滌濯注云前祭日之夕是人君前祭一日視濯也士賤不嫌與君同故亦前祭一日大夫避

人君故不得前祭一日視濯而吉則乃遂宿尸祝擯又遂

於祭之朝乃視濯是與士異也吉則乃遂宿尸祝擯又遂

肅尸重尸也既肅尸乃肅諸官疏正義曰據經云吉則乃

及執事者祝爲擯者尸神象遂宿尸是筮尸之日即

宿尸也注云筮吉又遂肅尸重尸也者上既宿戒尸矣

此筮吉又遂肅之是重尸也云既肅尸乃肅諸官及執事

者以肅諸官及執事者當在肅尸之後經前但言宿此下

又言宿諸官故注特明之云祝爲擯者尸神象者祝是接

神之官尸神象故使爲擯也張氏惠言云凡少牢筮日宿

尸皆若其異於士者略者竝如特牲今案特牲宗人擯辭

祝致命此但言祝擯蓋與士禮異耳儀禮釋官云案左傳

晉叔向稱范武子祝史陳信于鬼神魯叔孫昭子使祝宗

新外是大夫之家有祝明矣賈氏主人再拜稽首祝告曰

聘禮疏謂大夫本無祝官非是主人再拜稽首祝告曰

孝孫某來日丁亥用薦歲事于皇祖伯某以某妃配某氏

致宿告尸以主人疏正義曰注末嚴本有肅字毛本無校

勘記云徐本集釋要義楊氏俱有肅

字敬氏有宿字通解無○主人先拜尊尸與特牲同祝告
曰以下卽祝擯辭也此亦當有筮子爲某尸占曰吉之文
以已具於特牲故略之耳不略孝孫某來日丁亥以下者
以與特牲辭異也敬氏云已上之儀當略與特牲同以有
成禮尸拜許諾主人又再拜稽首主人退尸送揖不拜尸
略之尸拜者疏正義曰盛氏云尸拜答主人也主人又拜謝其許
尸尊也此與特牲宿尸面位儀節大略相似所異者特
文有詳略先後耳今案若不吉則遂改筮尸卽改筮之疏
盛說是也餘詳特牲禮若不吉則遂改筮尸卽改筮之疏
正義曰注云卽改筮之不及遠日者賈疏云上文筮日不
吉及遠日筮者以日須取丁己故須後旬丁此筮尸不吉
不須後旬故不待遠日也今案據注則改筮與上筮尸當
連爲之言於此者盛氏謂終言上事而後及之是也○吳
氏紱云敬氏謂改筮若又不吉則直以其次者爲尸不
復筮此猶張子筮日之意今案此與褚說異並存之

右筮尸宿尸宿諸官

既宿尸反爲期于廂門之外

爲期肅諸官而皆至定祭早晏之期爲期亦夕時也言既

宿尸反爲期明大夫尊肅尸而疏正義曰自此至諾乃退
已其爲賓及執事者使人肅之言祭期之事○注言既
宿尸嚴本作既毛本既作及校勘記云徐陳闕葛集釋通
解楊敖俱作既也是也云爲期肅諸官而皆至定祭早晏
之期者案祭之期日筮日已定此所定者早晏之時耳祭
之爲期凡與於祭者皆當使知之鄭意以爲期在宿諸官
後故下注云爲期唯尸不來是諸官皆至也據經云筮日
吉而遂宿尸宿尸反而爲期是皆前祭一日事也但筮尸
在朝爲期在夕宿尸後尚有宿諸官之事經云既宿尸反
爲期亦大判言之謂爲期與宿尸同日耳云爲期亦夕時
也者據特牲請期曰羹飪在祭之前夕此亦如之也云明
大夫尊肅尸而已其爲賓及執事者使人肅之者對特牲
賓亦親宿言也特牲主人宿尸又宿賓此不言宿賓及執
事者故知使人宿之敖氏謂爲期時賓皆不在宗人退乃
宿賓褚氏云主人親宿尸即使人宿賓至夕爲期時所宿
之賓亦俱至矣敖說非盛氏云是時凡助祭者皆在經不
見子姓兄弟等面位者以主人門東南面宗人朝服北面
已見於特牲禮故略之歟

曰請祭期主人曰比于子

比次早晏在子也主人不面
面者大夫尊於諸官有召道也

爲期亦唯疏正義曰宗人朝服則主人亦朝服可知比于

尸不來也疏子謂宗人儀禮釋官云周禮宗伯肆師同

官肆師職曰凡祭祀宿爲期詔相其禮徐氏鈴民云祭期

有定而必請者重祭且尊命也周官雞人大祭祀夜嘑旦

以叫百官巾車鳴鈴以應雞人小宗伯祭之日告時于王

則卿大夫祭之侯亦有定宜也注云比次早晏在子

也者案大射比耦注云比選次之也此亦當作選次解謂

選次早晏之時在子也云主人不面者大夫尊於諸

官有君道也者南面爲君位對特牲主人門外爲期賓及眾賓

也云爲期亦唯尸不來也者據特牲門外爲期賓及眾賓

宗祝皆在而尸不在是唯尸不來此亦如之也案尸不來

亦當使人告之冠禮爲期賓不在擯者告期于賓之家是

其例宗人曰旦明行事主人曰諾乃退旦明旦疏正義曰

也明旦日質明者說文旦明也穀梁傳注云旦日猶明日也

冠禮曰質明行事注質正也謂旦日正明此解與彼同李

氏云周禮雞人凡國事爲期則告之時時謂此旦明之時

今案鄭彼注亦引此經證之○案楊氏復謂少半禮與特

牲禮不同者如特牲不誡日少半誡丁己之日特牲坐筮

少半立筮特牲無宿戒尸之文少半宿戒尸而後筮特牲

義豐王變卷三十七少半

有宿賓之禮少牢不親宿賓使人宿之少牢爲期主人南面不面而皆是也至謂特牲筮玄端祭朝服少牢筮與祭皆朝服案特牲記云其服皆朝服謂助祭者耳主人祭日亦服玄端又謂特牲筮人筮卽周禮春官筮人少牢史筮卽所謂府史案筮人亦稱筮史特牲之筮人與少牢之史一也又謂特牲爲無期之禮案特牲雖不爲期而亦請期所異者特牲之期主人定之少牢之期則主人不自定耳以上數條楊說似尙未確附辨於此

右爲祭期

明日主人朝服卽位于廟門之外東方南面宰宗人面

北上牲北首東上司馬刲羊司士擊豕宗人告備乃退

判擊

皆謂殺之此實既省告備乃殺之文疏正義曰自此至東

互者省也向書傳曰羊屬火豕屬水

疏

榮言視殺視濯之

事○注省也毛本省下有文字嚴本無校勘記云徐本釋文集釋楊敖俱無文字與疏合通解有案通解非也又尙書傳曰毛本無曰字嚴本有校勘記云徐本集釋楊氏俱有曰字與疏合通解無○上言明日朝筮尸此又言明日

則筮尸之明日卽祭日也主人朝服者楊氏云禘記曰大
夫冕而祭於公弁而祭於己士弁而祭於公冠而祭於己
大夫爵弁自祭家廟惟孤爾其餘皆玄冠與士同今案玄
冠雖同但士玄冠玄端大夫則玄端朝服禮經釋例云凡
大夫祭禮皆用朝服據經前後諸文言之也敖氏云東方
視殺之位亦宜當塾少南牲亦當在東方少南今案東上
者羊在東豕在面也儀禮釋官云司馬騶戾又季氏以公鉏
家司馬之職左傳有叔孫氏之司馬騶戾又季氏以公鉏
爲馬正杜注馬正家司馬是大夫家臣有司馬也周禮司
馬下有羊人祭祀制羊牲大夫不能備官或卽以司馬主
之又此篇及下篇皆有司士及司士贊者下經云司士又
升魚膳注又升副倅者據此則大夫之司士不止一人也
周禮司士凡祭祀帥其屬而割牲羞俎豆故此擊豕升鼎
實俎司士掌之周禮小宗伯大祭祀告備于王今案退謂
主人也注云割擊皆謂殺之者說文判刺也引易士卦
羊爲證是割謂刺殺之擊亦謂擊而殺之故國語注云擊
殺也云此實既省告備乃殺之文互者省也者周禮大祭
祀先期省牲特牲士禮亦於祭之前夕視牲告備夙興視
側殺是既省視告備乃殺之此少牢禮實亦先省後殺乃
先言割擊次言告備者以其同時故連互言之以省文也

賈疏云特牲視牲與視殺別日大夫視牲視殺同日姜氏
兆錫云周禮宿視牲至祭旦而後視殺者君體尊故以兩
日行之也士卑於君無嫌得與君同兩日大夫近君有嫌
則避君而不得兩日歷考諸禮皆然其說是也云尙書傳
曰者謂尙書大傳也鄭注周禮庖人職云羊屬司馬火也
注小宰職云司空奉豕鄭意蓋以羊屬火故屬司馬豕屬
水故屬司空但大夫無司空士亦非司空之屬注蓋連
言之耳賈疏又據祭義君牽牲旣入廟門麗於碑卿大夫
袒而毛牛尙耳謂諸侯禮殺於門內大夫士皆殺於門外
辟人君也今案特牲祭日主人立于門外東方南面視側
殺此主人卽位于府門外與彼同是殺於門外也陳氏祥
道云士前祭立於廟門外者五筮日一也筮尸二也前祭
之夕將視濯具揖入三也旣視復外位而視牲諸期四也
祭之日視殺五也大夫前祭立于庭門外者四筮日一也
筮尸二也旣宿尸而請期三也祭之日視殺入四也又云
大夫士無裸禮故殺牲而後迎牲迎牲而後迎尸天子諸
侯有裸禮故迎**雍人**擗鼎匕俎于**雍爨**雍爨在門東南北
尸而後迎牲

上

雍人掌割亨之事者爨竈也在門東南統於主人北上
羊豕魚膾皆有竈竈面有鑊凡概者皆陳之而後告絜

疏

正義曰說文概濂也上官戒宗人命濂至此始言概者

耳和五味之寶器也王氏廣雅疏證引九家易云牛鼎受

一斛天子飾以黃金諸侯白金羊鼎五斗大夫飾以銅豕

鼎三斗士飾以鐵三禮圖云牛鼎口徑底徑及漢俱一尺

三寸羊鼎口徑底徑俱一尺漢一尺一寸豕鼎口徑底徑

皆八寸漢九寸強牛鼎每足上以牛首飾之羊豕二鼎亦

如之大夫祭用少牢故無牛鼎士祭用特牲故無羊鼎餘

與九家易略同今案鼎有肩以舉鼎有鬲以覆鼎詳士冠

禮七詳下節俎說文云俎禮俎也从半肉在且上廣雅俎

几也王氏疏證云且與俎古同聲俎之言其也其者藉也
言所以藉牲體也明堂位云魯禘俎用梲嶽又云俎有虞
氏以梲嶽后氏以嶽殷以棋周以房俎鄭注梲斷木爲四
足而已嶽之言蹶也謂中足爲橫距之象周禮謂之距棋
之言棋根也謂曲撓之也房謂足下跗也上下兩間有似
於堂房魯頌閟宮篇簠豆大房毛傳云大房半體之俎也
鄭箋云大房玉飾俎也其制足間有橫下有跗似乎堂後
有房然周語王公立飫則有房烝韋注云房大俎也謂半
解其體升之房也三禮圖云案舊圖俎長二尺四寸廣尺
二寸高一尺漆兩端赤中央黑然則四代之俎其間雖有

小異高下長短尺寸漆飾竝同今案明堂位疏引禮圖云諸臣加雲氣天子犧飾之其尺寸與三禮圖引舊圖同教氏云鼎匕俎皆牲器故雍人概之于雍饗之上以其類也下文概甒甒匕敦于廩饗其義亦然今案雍饗卽亨牲魚脂之饗詳特牲禮注云雍人掌割亨之事者本周禮內魯外饗職文儀禮釋官云案雍與饗通鄭注周禮云饗割亨煎和之稱左傳季氏有饗人檀是大夫之家有饗人也餘詳後雍正雍府下云饗竈也者詳特牲禮云在門東南統於主人者以門東是主位也饗祭亨牲於門外之西方者反古禮以相變爲敬也云北上羊豕魚脂皆有竈者謂羊饗在豕饗之北魚脂饗以次而南也云竈面有饗者亨用饗不用鼎亨時則饗加於竈上此未亨故在竈面也一竈一饗羊豕魚脂凡四饗而與豕同饗也云凡概者皆陳之而後告絜者賈疏云案特牲視濯時皆陳之視訖告絜此亦當然張氏惠言云據注廩人概甒甒匕與敦于廩饗則兼有宗人告絜文不具耳

廩饗在雍饗之北

廩人掌米入之藏者廩如甒一孔疏正義

正

日廩饗以熟黍稷猶特牲之饗饗也廩饗在北上穀會也王氏士讓云案特牲主婦視館饗于西堂下記云在西壁

是廟門內也此云在雍爨之北則廟門外也又掌自廩人
無主婦出視之文蓋大夫官多足供其事也注云廩人
掌米入之藏者鄭注周禮序官廩人職云藏米曰廩是也
後禮釋官云考周禮廩人職祭祀其接盛饔人掌凡祭
祀其盛鄭司農云饔人主炊官此經廩人接餼餼人掌與敦
于廩爨則廩人掌爲饔之事始兼饔人之職敦云廩如餼
一孔者考工記陶人爲廩實二鬴厚半寸脣寸餼實二鬴
厚半寸脣寸七穿鄭司農云廩無底餼方言餼自關而東
謂之廩說文餼也廩也一穿接一穿卽一孔也段氏
說文注云無底卽所謂一穿蓋餼七穿而小廩一穿而大
一穿而大則無底矣其底七穿故必以算蔽餼底而加米
於上而餼之而餼之吳氏廷華云鄭氏眾曰廩無底林氏
考工圖謂底虛如隔子然則似無底也今案餼廩大略相
同孟子以釜餼饔蓋皆炊飯之器特一穿七穿爲異其炊
時必皆有物爲之蔽乃可加米於其上始林氏所謂隔子
歟云古文餼爲丞者詩曰丞之浮浮蓋因餼以丞炊故古
文又假丞爲餼歟云七所以七黍稷者也者案七有二上
雍人所概之七七牲體者也此廩人所概之七七黍稷者
也儀禮經中所言七多牲體之七故注於此特別之方言
七謂之匙廣雅柶匙七也王氏疏證云古者七或以七黍
義禮正義卷三十七少半

稷或以匕牲體吉事用棘匕。簋事用桑匕。小雅有棨棘匕。傳云匕所以載鼎實士昏禮匕俎從設注云匕所以別出牲體也。特牲記棘心匕刻注云刻若今龍頭少牢下篇覆二疏匕于其上注云疏匕匕柄有刻飾者又二手執挑匕。枋以挹澹注于疏匕注云此二匕者皆有淺斗狀如餗。挑長枋可以抒物於器中者。禘記枳以桑長三尺或曰五尺刊其柄與末注云枳所以載牲體者此謂壅祭也。吉祭用棘枳與匕同太平御覽引三禮圖云匕以載牲體長二尺四寸葉博三寸長八寸漆丹柄頭疏匕形如飯棨以棘心爲之案三禮圖記匕之長與禘記不合失之說文匕相與匕敘也从反人匕亦所引用匕取飯段氏說文注云匕者用也。用字衍比當作匕。漢人曰匕黍稷匕牲體凡用匕曰匕也。匕卽今之飯匙也。少牢禮注所謂飯棨也。匕飯匕黍稷之匕蓋小經不多見其所以別出牲體之匕。十七篇中屢見蓋大於飯匙其形製略如飯匙故亦名匕。鄭所云有淺斗狀如飯棨者也。以上王段二家釋匕制極詳。禮經釋例云匕飯匕牲體之器同用匕而匕澹之器亦用匕。今案有司徹所云挑匕疏匕卽匕澹之器也。匕亦作杅詳後長杅下又案柶亦稱匕詳士冠禮敦盛黍稷器周制諸侯以上盛黍稷之器曰簋大夫士曰敦禮經釋例云案鼎

禮歸魯饋堂上入簋黍其南稷公會禮正饌宰夫設黍稷
六簋是諸侯盛黍稷之器謂之簋也少牢禮陰厭主婦自
東房執一金敦黍有蓋婦贊者執敦稷以授主婦主婦與
受又受贊者敦黍受贊者敦稷祭畢餞司士進一敦黍于
上佐會又進一敦黍于下佐會是大夫盛黍稷之器謂之
敦也士昏禮饌于房中黍稷四敦士饗禮朔月奠黍稷用
瓦敦有蓋士虞禮贊設二敦于俎南黍其東稷特牲禮主
婦設兩敦黍稷于俎南士盛黍稷器亦謂之敦也廣雅盥
孟也王氏疏證云敦與盥同古者敦以盛盥盥則用以盛
血或用木而飾以金玉或用瓦無飾皆有蓋有足無足者
謂之廢敦爾雅邱一成為敦丘孫炎注云形如覆敦敦形
似孟少牢疏引孝經鉤命決云敦規首上下圓相連聶崇
義三禮圖引舊圖云敦受一斗二升漆赤中大夫飾口以
白金周官玉府若合諸侯則其珠槃玉敦鄭注云敦槃類
珠玉以爲飾鄭司農云玉敦敵血玉器內則敦牟卮匱鄭
注云敦牟黍稷器也士饗禮云黍稷用瓦敦有蓋又云敦
飲會面足注云敦有足則敦之形如今酒敦少牢云主婦
自東房執一金敦黍有蓋又云敦皆南首注云敦有首者
尊者器飾也飾蓋象龜形士饗禮有廢敦注云廢敦敦無
足者所以盛米也今案據此則惟周禮之玉敦用以盛血

士禮之廢敦用以盛含米其餘皆用以盛黍稷如簋也
考工記旋人爲簋賈疏祭宗廟皆用木簋今此用瓦簋據
祭天地及外神尚質器用陶匏之類也然則祭宗廟之敦
亦當以木爲之所云金敦玉敦蓋皆木器而飾以金玉也
士昏禮用瓦敦者喪事無飾取質素之意至此篇言金敦
士昏特牲諸篇但言敦不言金則司宮擗豆籩勺爵觚解
不必有金飾之始大夫禮與士異

几洗篚于東堂下勺爵觚解實于篚卒擗饌豆籩與篚于

房中放于西方設洗于阼階東南當東榮

放猶依也大夫攝官司兼掌

祭器也

疏

正義曰几洗篚毛本作几嚴本几作几校勘記云唐石經徐陳通解俱作几誤集釋楊敖俱作几與

疏合。豆籩勺爵觚解几洗篚器凡九種皆司宮擗之于
東堂下也篚以實勺爵觚解卒擗與豆籩七者同饌于房
中西方房中近西處先言實于篚者敖氏云勺爵觚解擗
之則隨實于篚不待其卒擗也勺亦實于篚者爲將洗之
方氏苞云几不言所陳之地已見特牲爾雅釋器云木豆
謂之豆竹豆謂之籩瓦豆謂之登鄭注云豆籩禮器郝氏

綱雅義疏云豆者說文云古食肉器也梓人云食一豆肉
中人之會也是豆爲肉器此文豆當作桓說文木豆謂之
桓是也其形則三禮圖云口圍徑尺二寸漆赤中大夫以
上畫以雲氣諸侯以象天子以玉皆謂飾其口也其質則
皆用木其高通蓋一尺其受實則旒人注云豆實四升是
也其中柄謂之校其足附謂之鐙祭統云夫人薦豆執校
執醴授之執鐙鄭注校豆中央直者也鐙豆下附也其飾
則明堂位云夏后氏以楬豆殷玉豆周獻豆鄭注楬無異
物之飾也獻疏刻之案周禮外宗云佐王后薦玉豆是則
周亦玉豆也籩說文云竹豆也籩人注云籩竹器如豆者
其容實皆四升案籩口有緣故士喪禮云駢豆兩兩籩無
滕鄭注滕緣也士虞禮記注豆不楬籩有滕是則豆籩之
用吉凶異施也今案三禮圖謂豆登皆有蓋籩則無蓋而
有巾案籩巾詳特牲記瓦豆謂之鐙詳公食禮又此篇亦
有瓦豆詳下鄭氏鄉射記注云豆宜濡物籩宜乾物案菹
醢濡物也故盛以豆栗脯之類乾物也故盛以籩楊氏復
云士冠脯醢士昏醢賓脯醢鄉飲脯醢眾賓辭有脯醢鄉
射薦用籩脯五臠醢以豆聘禮醢賓脯醢又筵几于室薦
脯醢燕禮大射禮獻賓獻公獻卿薦脯醢士喪禮始以奠
脯醢小斂脯醢朝夕奠脯醢特牲禮主人獻賓薦脯醢以

上皆一豆一簋士冠再醺兩豆葵菹羸醢兩簋栗脯大斂
既豆兩簋無滕士虞兩豆兩簋獻祝兩豆兩簋特牲兩簋
兩豆主婦致爵于主人兩豆兩簋以上皆兩豆兩簋既夕
遣奠四豆四簋少牢賓尸四豆四簋以上皆四豆四簋又
云士昏禮夫婦席醢醬二豆菹醢四豆無簋婦饋舅姑有
菹醢無簋聘禮歸饔餼入豆而夾六豆東夾亦如之無簋
公舍大夫下大夫六豆上大夫八豆無簋卿特牲禮厭祭
時薦兩豆及迎尸饋會時佐食羞庶羞四豆皆未用簋也
主婦亞獻尸始設簋少牢厭祭及迎尸饋會亦未用簋也
建賓尸主婦薦韭菹醢昌菹醢取簋于房其所薦先後之
序則豆重簋輕於此可見矣禮經釋例云楊說非也考禮
之通例會禮則有豆無簋鄉飲鄉射燕禮大射豆簋皆有特牲尸入
大夫有豆無簋鄉飲鄉射燕禮大射豆簋皆有特牲尸入
九飯有豆無簋主婦亞獻主人獻賓豆簋皆有少牢尸入
十一飯有豆無簋有司徹祭畢賓尸豆簋皆有特牲尸入
則器亦異非豆重而簋輕也勺說文云料也所以挹取也
段氏說文注云考工記勺一升注曰勺尊斗也斗同料謂
挹以注於尊之料也士冠禮注亦云尊斗所以斟酒也今
皆譌尊升不可通矣王氏廣雅疏證云案勺之言酌斗之
言斟也勺之有飾者龍勺疏勺蒲勺是也勺之無飾者

器之樛杓士喪禮之素勺是也杓與勺同明堂位夏后氏以龍勺殷以疏勺周以蒲勺鄭注云龍龍頭也疏通刻其頭蒲合蒲如鳧頭也大雅行輦篇酌以大斗傳云大斗長三尺也正義云長三尺謂其柄漢禮器制度注勺五升徑六寸長三尺是也此蓋從大器挹之於尊用此勺耳其在尊中不當用如此之長勺也禮經釋例云凡盛酒之器曰尊斟酒之器曰勺考鄉飲酒兩壺加二勺鄉射兩壺左玄酒皆加勺大射方壺膳尊亦云加勺特牲記兩壺加勺士冠禮醑用酒尊亦加勺蓋酒在尊中必以勺斟之然後實于爵也燕禮方壺瓦大圓壺不云加勺大射圓壺及獲者釋獲者之壺亦不云加勺皆文不具也少牢禮司宮取二勺于篚洗之兼執以升乃啟二尊之蓋冪加二勺于二尊大夫祭祀威儀多也士冠禮側尊一甒醴篚實勺解角柶士虞禮兩甒醴酒加勺是醴亦用勺也又加勺皆南枋士虞禮加勺南枋特牲禮爲醢賓及兄弟尊兩壺于阼階東加勺南枋西方亦如之少牢加勺覆之南枋是也若燕禮大射尊面嚮君則勺亦東枋歟爵觚觶及篚俱詳特牲記几詳士昏禮洗詳士冠禮篚有上篚下篚敖氏云下篚亦饌于房以俟事至而設之設洗于阼階東南當東榮此堂下之洗也房中亦當有洗方氏苞云文略者以下篇主婦

洗于房中見之也餘詳下注云放猶依也者廣雅釋詁云放依也孔安國注論語放于利而行亦云放依也依于面方者謂於房中近面處饌之也云大夫攝官司宮兼掌祭器也者賈疏云下文司宮筵神席于奧此又掌豆筵之等故云攝官儀禮釋官云禮運大夫具官非禮也孔子譏管氏官事不攝焉得儉此篇司馬刲羊兼羊人之職司土擊豕兼司空之職雍人陳鼎兼甸人之職廩人撝餼既與敦兼饌人之職司宮又兼掌祭器皆足爲攝官之證又云案左傳序叔孫氏之難云司宮射之是大夫家臣有司宮也

右祭日視殺視濯

羹定雍人陳鼎五三鼎在羊鑊之西二鼎在豕鑊之西

從羊膚從豕統於牲疏正義曰自此至簞巾于西階東言鼎及豆籩

鼎者以大夫無甸人故雍人陳之也鼎五者羊豕魚脂膚此大夫祭宗廟五鼎之正禮也楊氏復云有司徹升羊豕魚三鼎脂爲庶羞膚從豕去脂膚二鼎以其繹祭殺于正祭故用少牢而鼎三也禮經釋例云凡亨牲體之器曰鑊

周禮大宗伯省牲鑊鄭注鑊亨牲器也又魚脂亦亨之以
鑊天官亨人掌其鼎鑊鄭注鑊所以煮肉及魚脂之器既
就乃齊于鼎今案說文鑊鑊也鑊甕也甕大盆也淮南說
山訓注云無足曰鑊然則鑊形似盆無足故可加于竈上
以煮物爾雅釋訓所謂鑊煮之也鼎在鑊面爲將實之也
盛氏云前祭一夕陳鼎于門外北面上至是移而近鑊
焉便升也前夕不言陳鼎以已見特牲禮也特牲不言實
鼎之法此詳言之互相備也注云魚脂從羊膚從豕統
於牲者敖氏云三鼎羊魚脂二鼎豕與膚膚鼎亦在豕鑊
面者以膚在豕鑊故也魚脂自有鑊未升之時其鼎乃從
羊者蓋此鑊四而鼎五者若鼎各從其鑊則豕鑊西之鼎
二羊鑊面之鼎一嫌其輕重失次故以魚脂之鼎從羊見
其尊也今案牛羊豕爲三牲祭以牲爲貴此魚脂鼎從羊
鼎而在羊鑊之西膚鼎從豕鼎而在豕鑊之西故鄭以爲
統於司馬升羊右胖髀不升肩臂臠膊脰正脊一脰脊一
牲也

橫脊一短脅一正脅一代脅一皆二骨以竝腸三胃三舉

肺一祭肺三實于一鼎

升猶上也上右胖周所貴也髀不升近竈賤也肩臂臠肱骨也膊脰

股骨脊從前爲正脊。脊中爲正脊。先前脊。先後屈而反。猶器之綰也。竝併也。脊脊骨多六體。各取二骨併之。以多爲貴。舉肺一尸。會所先舉也。祭肺三爲尸主人主。**疏**正義曰。婦古文胖。皆作辯。脾皆作脾。今文竝皆爲併。石經嚴本俱如是。注同。毛本膊譌。膊盧氏詳校。改膊下竝同。髀集釋作膊。注同。又注肱骨也。嚴本有也。字毛本無。校勘記云。徐本楊敖俱有也。字集釋通解俱無。股骨下嚴本無也。字放本有。據有司徹疏引此。注兩句俱有也。字單疏本則上句有也。字下句無。與嚴本合。今從嚴本校勘。記云。注屈而反。陳閭監葛屈俱誤。居○此及下。升豕升魚。膾及膚。皆謂自鑊而升之。于鼎也。說文胖。半體肉也。右胖。右半也。李氏云。肩至代。魯凡十一體。脊脅言一見其體。言二以竝見其骨。敖氏云。腸三胃三者少牢之俎。五而已。腸胃不得別俎。故但附於其牲也。附於其牲則其數貶旁而止。於三亦如特牲豕俎。膚三之意也。今案司馬判羊故羊鼎。司馬實之。自肩至肺共一鼎也。注云。升猶上也。者升亦作陞。廣雅釋詁。陞上也。士冠禮注云。在鼎曰升。升有自下而上之義。故鄭云。猶上也。云。上右胖。周所貴也。者。周人貴右。故祭神用右胖也。云。髀不升。近竅賤也。者。詳士昏禮。或曰。般人貴髀。勝國之禮。故弗尙。非以其近竅賤也。云。肩臂

肱骨也。膊，髀股骨者。肱骨前，脛骨後。脛骨也。云脊從前爲正脊，旁中爲正者，脊有三前，爲正脊，中爲脛脊，後爲橫脊，是脊從前爲正也。脊兩旁之肋，謂之脅。脅有三前，爲代脊，中爲正脊，後爲短脅，是脊旁中爲正也。云脊先，前脊先後屈而反，猶器之絳也。者，謂經於脊先言前脊，次言中脊，次言後脊，脅亦宜然。今先舉短脅，先言後脅，次言中脅，次言前脅，屈而反，猶陳器之絳屈也。陳器之絳，詳士葬禮云。竝併也。者，詳士昏禮云。脊脅骨多六體，各取二骨併之以多爲貴者，解經皆二骨以竝指三脊三脅六者言之也。經於肩臂等不言一於脊脅各言一，而共下總云皆二骨以竝見一體，有二骨二骨共爲一體也。吳氏廷華云：凡十一體合六體二骨爲十七，是以多爲貴也。舉肺一以爲尸，會祭肺三則尸主人主婦各一也。云古文胖皆作辯者，胡氏承珙云：案旣夕明日以其班，附今文班爲胖，士虞禮明日以其班，附古文班或爲辨，今文亦爲胖，蓋今文僭胖爲班爲辨，此則古文又僭辨爲胖，皆以聲近互僭故也。云髀皆作脾，今文竝皆爲併，俱詳見士昏禮。司士升豕右胖，髀不升，肩臂肱膊髀爲併，俱詳見士昏禮。

正脊一脛脊一橫脊一短脅一正脅一代脅一皆二骨以

竝舉肺一祭肺三實于一鼎

豕無腸胃君

疏

正義曰校勘記云注漏集

釋作國案少儀作國俗作國

○儀禮釋官云周禮司士職

曰凡祭祀帥其屬而割牲羞俎豆故此經擊豕升鼎實俎

司士掌之敖氏云此與上經升羊皆出自鑊而入于鼎其

文之序則始于肩終于肺與下經之出自鼎而載于俎者

同以其出入先後之節考之似正相反則此所云者但據

其已往鼎者上下之次言非謂入鼎之序亦然也注云

豕無腸胃故鄭特明之餘詳旣夕禮設遺奠節無腸胃之

此無腸胃故鄭特明之餘詳旣夕禮設遺奠節無腸胃之

下雍人倫膚九實于一鼎

肉擇之取美者

疏

正義曰膚與

鼎放氏云膚九者與其性異鼎故得充其數焉先魚膳實

之者與豕同鑊宜因便也今案周禮外饗職掌實鼎俎

注云倫擇也者案公食禮倫膚七注云倫理也此云擇以

倫膚九在雍人下則是雍人擇之也敖氏云司士不倫膚

以其卑也案鄭意蓋以倫爲倫廣難釋詁倫擇也王氏疏

證云倫揄通云膚脊革肉擇之取美者革皮也膚革之

近脅骨者其肉最美馬融注噬嗑卦云柔脆肥美

曰膚此膚爲豕膚故鄭注聘禮云膚豕之肉也司士又

升魚膾魚十有五而鼎膾一純而鼎膾用麋

司士又升副

右胖曰純

疏

正義曰魚十有五與特牲同云而鼎亦謂實

純猶全也云用麋者經特於此見之乎今案既夕注云士膾用兔則

用麋大夫禮經著其異者耳麋說文鹿屬冬至解其角山

海經注云麋似鹿而大注云司士又升副倅者案周禮

諸子掌國子之倅鄭司農云副倅之倅後鄭云公卿大夫

士之副貳據此則副倅是佐貳也鄭必解爲副倅者以上

云司士升豕此又升魚膾明是其佐貳爲之儀禮釋官云

案注云副倅卽謂司士贊者下文司士贊者二人與司士

爲三故經又云司士三人也贊者其佐云合升左右胖曰

純純猶全也者士昏禮云膾一脔注云脔或作純全也凡

牲體半爲胖全爲純此合升左右胖故云純也吳氏廷華

云據下五領舉膾肩則亦體解但左右胖全膾爾敖氏云

不言髀不升可知也吳氏絳云下經祝俎膾兩髀屬於尻

則此之髀不

升不必言矣卒膾皆設局幕乃舉陳鼎于庑門之外東方

北面北上

北面上嚮內相隨古文幕皆爲密

疏

正義曰局唐石經作局嚴本作局注同嚴本是也鼎

毛本作冪嚴本經注俱作冪亦是也校勘記云唐石經徐
本集釋楊敖俱作冪通解作冪○郝氏敬云胥烝同升也
卒晉升晉升鼎畢也張氏爾岐云胥以牲體實鼎也下載
俎畢亦云卒晉張又云載牲于俎亦謂之胥也詳特牲禮
乃舉舉鼎也謂自鑊面而舉而陳于門外東方也注云北
面北上嚮內相隨者謂羊鼎在北其餘以次南陳皆北面
嚮內有似相隨也古文
冪皆爲密詳士冠禮

司宮尊兩甒于房戶之間同於皆

有冪甒有玄酒

房戶之閒房面室戶東也於無足禁者酒

然古文甒皆作

疏正義曰張氏議誤云經曰同於皆有冪

廡今文冪作冪

案注云今文冪作冪冪指經也經字必

冪後乃啟二尊之蓋冪同從注今案經文唐石經嚴本俱

作冪是也注嚴本云今文冪作冪非當從集釋通解毛本

云今文冪作冪詳下於無足毛本於誤於○司宮掌事詳燕

事故撻器設尊布筵等事皆司宮爲之司宮掌事詳燕

禮凡兩甒皆有玄酒玄酒明水也冪甒蓋也注云房戶

之閒房面室戶東也者詳士冠禮於無足以下詳特牲記

古文甒皆作冪詳士冠禮云今文冪作冪者校勘記云徐

本張氏俱互倒與單疏標目合集釋通解俱與今本同案

鼎鬲尊冪在古文則皆作冪在古文則皆作密後人妄爲分別而刊本又復淆譌不可致詰此注當有誤字張氏據注以改經固非李黃據經以改注亦未爲得蓋以冪爲古鼎爲今儀禮中無此例胡氏承璞云案此說非是鼎鬲尊冪自是兩字今文固無作密者然未嘗不作冪十七篇中所云古文作密者在古文則多作冪者也至古文雖少作冪之字然如旣夕記之鬻古文卽僭冪爲之則此古文或本作冪今文則又作冪注當云今文冪作冪鄭因下文啟二尊之蓋冪作冪不作冪故於此從古文經字作冪疊今文不用耳李黃所改者未必非也

司宮設冪

水于洗東有科設篚于洗西南肆

科料水器也凡設水用

疏正義曰注刺毛本誤作刺嚴本不誤校勘記云徐陳閻葛集釋通解楊敖俱作科。上設洗于阼階東南司宮

也此冪水與篚亦司宮設之經但云有科不言所設之處當加於冪上如勺之加於尊也水在洗東篚在洗西經之

大例諸篇皆同此先言設洗後乃言設水篚者蔡氏德晉云文變也篚初在東房至是乃設于阼階東南篚制詳特

性記南肆猶南順也注云科料水器也者禮經釋例云凡盛水之器曰冪料水之器曰料棄水之器曰洗今案洗

制疊制已詳上冠禮故此特明之斟挹也料亦名勺廣雅
釋器云料杓也王氏疏證云杓與勺同料杓所以斟酒亦
所以斟水中庸云今夫水一勺之多苞大記浴水用盆沃
水用料土壅禮疏云料受五升方有柄用挹盆中水以沃
尸三禮圖名爲洗勺引舊圖云勺五升口徑六寸曲中博
三寸長三寸柄長二尺四寸漆赤中柄末亦丹其斟酒之
勺云受一升據此則斟水之料雖亦名勺較斟酒之勺大
矣云凡設水用疊沃盥用料禮在此也者以疊水必有料
挹之乃可用以沃盥他篇不言有料故鄭以爲禮在此也
其實疊以盛水料以挹水沃盥而所盥棄水則以洗承之
三者相將闕一不可有洗卽有疊有疊卽有料諸篇行禮
之節皆然士昏禮設洗言洗不言疊燕禮大射設洗疊水在東
記設洗水在洗東言水不言疊燕禮大射設洗疊水在東
言疊不言料皆文不具也又尸尊不就洗別設槃匜以待
其盥下文小祝設槃匜與簠于改饌豆簋于房中南面
面階東是也詳士虞禮及特牲記

如饋之設實豆簋之實

改更也爲實之更之威儀多也如

面

疏

正義曰張氏爾岐云此承上文亦司宮爲之前饌豆
簋房中依于西方今欲實之乃更陳如饋時之次第

也豆簋之實謂植醢等注云改更也爲實之者言此更

饌豆簋者爲將實之也詩緇衣毛傳云改更也說文同云

更之威儀多也者稽氏寅亮云對士不改而卽實於其處

威儀略也几大夫與士禮之異者或取尊者禮盛而威儀

多卑者禮殺而威儀略或取大夫上遊君士卑不嫌同君

各有攸當參觀兩禮以意求之可也云如饋之設如其陳

之左右也饋設東面者李氏云如設于奧時江氏筠云入

室而陳物于其席前乃所謂饋既夕記云燕養饋羞又云

朔月若薦新則不饋于下室有司徹云有司徹饋羞又云

義可考而知也此所云饋蓋指室中薦豆簋時今案室中

之祭席于奧東面此饋于房中南面則面向有異故鄭以

經所謂如者但如其饋於室時陳設左右之次耳不如其

東面也王氏士讓云若如其東面則象小祝設槃匱與簠

於當祭之時矣懼褻陳也此說是也

巾于西階東爲尸疏正義曰儀禮釋官云案小祝佐祝者

祝職曰大祭祀沃尸盥餘詳士虞禮匱水鎔于槃中下。

方氏苞云祭之前夕陳鼎于門外主人子姓兄弟宗祝眾

賓之位詳於特牲蓋其義通乎上下故於士舉之而知上

焉者之略同也鼎實之名數器具之張設牲體之差等割

制升載之儀法則詳於少牢蓋其事備於尊者故於大夫舉之而知下焉者之差減也

右羹定實鼎饌器

主人朝服卽位于阼階東面

爲將祭也

疏正義曰自此至革

設舉鼎七載之事上視殺言主人朝服矣此復言嬖祭時服有異敖氏云主人既視殺而退至是乃出立于其位也

司宮筵于奧視設几于筵上右之

布陳神坐也室中面南隅謂之奧席東面近南

爲

疏正義曰注席東面嚴本作面毛本作面案當作面。案

右**疏**徐本集釋俱作面通解楊氏俱作面案當作面。案

特牲祝筵几此司宮設筵祝設几者賈**疏**云大夫官多故

使兩官供其事注云布陳神坐也者神位在奧故以筵

于奧爲布陳神坐也設几于筵上所以安神右之神道尙

右也云席東面近南爲右者士昏禮席于廟奧東面是凡

席于奧皆東面也東面則南爲右

此云右之几在右也餘詳士昏禮

主人出迎鼎除鼎士盥

舉鼎主人先入

道之也主人不盥不舉

疏正義曰出迎鼎迎于廟門外也除鼎示有事也士有

司之屬也云道之也者解經主人先入也云主人不盥不舉者經云士盥舉鼎是主人不盥不舉也特牲云主人降及賓盥士禮自舉鼎也高氏愈云士祭則親司宮取二勺舉鼎大夫雖使人舉而必親自導之敬也

于篚洗之兼執以升乃啟二尊之蓋冪奠于桮上加二勺

于二尊覆之南柄

二尊兩甒也今文啟爲開古文柄皆爲枋

疏正義曰加二勺

上無二字毛本有校勘記云徐陳通解俱無唐石經集釋楊敖俱有與注合今從石經注今文啟爲開古文柄皆爲枋嚴本如是校勘記云徐本集釋同今本脫啟爲開古文及皆六字又誤枋爲方案釋文有作枋二字。司宮卽前尊兩甒者二勺一尊一勺也李氏云玄酒亦有勺重古如酌者然王氏士讓云二勺上旣撝之矣此復洗之重酌奠之器致其潔也今案蓋冪蓋尊之冪也啟二尊之蓋冪奠于桮上加二勺于二尊卽特牲記所云卽位而徹之加勺也說詳彼覆之郝氏敬云勺加尊上覆向下南柄柄向南便執也注云二尊兩甒也者謂二尊卽上兩甒也今文啟爲開詳士昏禮古鼎序入雍正執一匕以從雍府執四文柄皆爲枋詳冠禮

匕以從司士合執二俎以從司士贊者二人皆合執二俎

以相從入

相助

疏

正義曰入入廟門也言序入者五鼎以次而入羊鼎在先也言合執者合二俎而執

之也每鼎一匕一俎司士合執二俎贊者二人又皆合執二俎則有六俎矣鼎五而俎六者其一爲所俎也先言從

而末言從入謂執匕執俎者皆從鼎入門也儀禮釋官云案下篇注云雍正羣吏掌辨體名肉物者府其屬周禮凡

官之長皆曰正雍正卽雍人之長也又周禮內饔外饔下皆有府二人注云相助者爾雅釋詁相助皆訓爲勸說

文獻作勸云助也是相助二字亦轉相訓呂刑今天相民馬融注相助也此謂司士贊者助司士執俎耳或謂相當

讀如字非陳鼎于東方當序南于洗西皆西面北上膚爲下匕

皆加于鼎東枋

膚爲下以其加也南于洗面陳於洗而南

疏

正義曰當序當東序也前陳鼎于膚

門外北面此皆面而與彼異北上謂羊在北豕魚膾膚以

次直陳而南前陳鼎門外但云北上不云膚爲下以升鼎

膚次豕也李氏云膚升鼎先魚膾從其牲陳之在下如其

次敖氏云加匕東柄便箸之執也注云膚爲下以其加

也者案羊魚脂無別鼎而豕則有膚鼎故謂之加加者空在下也或曰鼎實將載於俎祭統云凡爲俎者以骨爲主膚無骨故在下也云南于洗西陳於洗西南者李氏云榮在序外鼎當東序洗當東榮今案據此則鼎在洗西矣經陳鼎不云于洗而云南于洗面是不與洗東西正相直而在洗西之南則鼎兼在洗南矣故注以爲陳于洗西南也盛氏世佐云當序東面節也南于洗西南也節也設洗之節南北以堂深而鼎又在洗西南也俎皆設于

鼎西面肆俎在羊俎之北亦西肆

異其設文不當鼎

疏正義曰上言陳鼎之處此言俎所設之處也俎設鼎面便於載也五俎皆有鼎故各在其鼎之西所俎無專鼎故特設於羊俎之北也盛氏世佐云鼎西面俎亦面肆則俎於鼎爲縮也所俎亦面肆從其類也注云所俎在北將先載也者案五鼎羊鼎在北羊俎設於羊鼎面則亦在北矣而所俎又在羊俎之北是於俎爲最北亦以將先載故也所俎敬尸之俎故先載卽下載心舌是也云異其設文不當鼎者旣言俎皆設於鼎西而復別言所俎所在者以五俎皆當鼎所俎不當

宗人遣賓就主人皆盥于洗長

本言就主人者明親臨之古文札作匕

疏

正義曰注作匕張氏譏誤云監

本匕誤作上。特牲云宗人遣佐會及執事盟又云宗人

執畢先入是杞載之事宗人主之故此宗人遣賓也李氏

云此臣也而曰賓者祭以得賓客之助爲榮也禮運曰仲

尼與於蟪賓盛氏世佐云是時主人面而於阼階東洗與

鼎俎之設皆與主人相近故往就之乃序進盟也卒盟序

進而面匕注云長杞者長賓先次賓後也者褚氏寅亮

云士親杞則主人與賓也大夫不親杞則杞者長賓及眾

賓也故注言長賓先次賓後也然則下經歷言佐會二人

升羊豕司士三人升魚膾膚卽載者也敖氏誤以升者爲

杞者故言佐會等卽賓也方氏苞云賓以匕出之於鼎佐

會以手承之乃升而載之於俎特牲禮亦主人長賓杞佐

爲賓杞而佐會及司士升載無疑矣云主人不杞言就主

人者明親臨之者謂主人雖不杞亦親臨之敬也案易言

震驚百里不喪匕鬯周官大僕贊王牲事注謂殷牲匕載

之事是人君亦親匕鬯周官大僕贊王牲事注謂殷牲匕載

土卑不嫌也云古文杞作匕者段氏說文注云匕牲之匕

易詩亦皆作匕大東傳震卦二注皆云匕所以載鼎實是

禮記禮記乃作牝本亦作牝鄭注特牲引之而曰牝畢

同材曰牝載蓋古經作匕漢人或作牝非器名作匕載

作牝以此分別也若士喪士虞特牲有司篇匕載字皆作

牝乃是淺人竄改所爲鄭注易亦云匕牲體薦鬯未嘗作

牝牲體也胡氏承珙云案士昏禮匕者逆還釋文作牝云

牝必履反劉云匕器名牝者牝載也是二字分別說始於

劉昌宗鄭君非不知匕牝同字但今文有作牝者故時或

仍之張氏識誤謂少牢禮古文作匕鄭氏改爲牝非也今

案古止有匕字無牝字劉氏之說段已破之敖氏謂用匕

謂之匕猶設尊謂之尊設席謂之席之類或作牝者似後

人誤而改之以別於其爲器名者而改之不盡者故匕牝

襍也此論甚是但謂鄭本從今文作牝恐非竊疑鄭本經

文皆當作匕注當云今文匕作牝今本經注匕牝互易

或出後人所改如段說耳餘詳前廩人概甌甌之下佐

會上利升牢心舌載于所俎心皆安下切上午割勿沒其

載于所俎末在上舌皆切本末亦午割勿沒其載于所橫

之皆如初爲之于爨也

牛羊豕也安平也平割其下於載便也凡割本末會必正也午割使

可絕也勿沒爲其分徹也肺之爲言敬也所以敬尸也
周禮祭尙肺事尸尙心舌心舌知滋味今文切皆爲刑
正義曰注使可絕下嚴本有也字毛本無校勘記云徐本
集釋楊敖俱有通解無。吳氏廷華云利卽佐食也長爲
上次爲下佐食上利猶言上佐食也今案上司馬升羊司
士升豕升魚脂謂自鑊升實之於鼎此上利升牢心舌及
下上利升羊下利升豕豕也橫之詳特牲記皆如初爲
載之於俎也經言皆豕豕也橫之詳特牲記皆如初爲
之于羹也者言此切割之制自爲之於羹時已然矣特牲
記云心舌實于牲鼎則其初亦亨之於鑊後乃各自其鑊
實之於鼎也羊心舌在羊鼎豕心舌在豕鼎羊豕鼎相近
故上利得兼升之注云牢羊豕豕也者凡牲一爲特二爲
牢特牲所俎但有豕心舌少牢則羊豕心舌俱有之故言
牢以兼之也云安平也平割其下於載便也者下卽本也
上卽末也經不云本末而云上下者以心於俎立載切下
使平則可立故云於載便也末在上者卽特牲記所謂心立
也義互詳彼云凡割本末食必正也者言舌亦切本末取
其正也云午割使可絕也者鄭注特牲記云午割從橫割
之彼言割之形此言其義一也云勿沒爲其分徹也者亦
是言其義勿沒不絕中央少許恐其分徹也云肺之爲言

敬也所以敬尸也者本郊特牲文云周禮祭尙肺者明堂位周祭肺是也云事尸尙心舌心舌知滋味又云今文切

皆爲刲俱

佐會遷所俎于阼階西面縮乃反

[疏]

正義曰盛

詳特牲記佐會遷所俎于阼階西面縮乃反氏世佐云

佐會不言上利文省也所俎不與眾俎同進故遷之使異其處敖氏云西縮猶西肆郝氏敬云乃反反阼階東載眾

俎也今案特牲所俎亦先設阼階面以尸未入故也義互詳彼佐會二人上利升羊載右

胖髀不升肩臂臠膊骼正脊一脰脊一橫脊一短脅一正

脅一代脅一皆二骨以竝腸三胃三長皆及俎拒舉肺一

長終肺祭肺三皆切肩臂臠膊骼在兩端脊脅肺肩在上

升之以尊卑載之以體次各有宜也拒讀爲介距之

[疏]正義距俎距脰中當橫節也凡牲體之數及載備於此

日膊骼正脊一脰石經唯此膊字誤膊○首言佐會二人

爲上利下利發端也此節先言出鼎之序後乃言載俎之

次賈疏云實鼎曰升實俎曰載今實俎而言升者以其升者上也是以載俎升載兩言之也但此經所載牲體多少

一依上文重序之者以其載俎之時恐與入鼎時多少有異故重序之今案腸胃及肺兼言其長短以在俎而著之也云長及拒則下壘矣云皆切則不長矣肩臂膈膊肱在兩端脊脅肺肩在上此以牲體之前後爲在俎之上下也祭統云周人貴肩又云凡前貴於後肩臂膈膊肱前體故在俎上端膊肱後體故在俎下端脊脅居體之中腸胃肺爲內體故皆在俎之中央上端俎之左端也張氏爾岐疑肺下肩字爲誤盛氏世佐云張氏蓋失於分句之不審耳肩臂膈膊肱在兩端爲句脊脅肺爲句肩在上爲句此三言者所以明其載於俎之次也云肩臂膈膊肱在兩端則脊脅腸胃肺之在中央明矣舉脊脅肺而不言所任者以其可知也不言腸胃文省也俎端有上下故又言肩在上以別之云肩在上則臂膈從肩而皆在俎之上端膊肱在其下端亦可知矣此立言之法也王氏士讓云復言肩在上者以既言長皆及俎拒拒當俎中節則腸胃在俎之下中可知矣今案盛說王說極精經不云肩臂膈膊在上而云肩在上亦以肩爲貴體故特舉之以該臂膈且肩又在臂膈之上故舉其最上者言之也張氏以肩爲誤固非敖氏以不言腸胃爲文脫亦非矣

注云升之以尊卑載之以體次

各有空也者凡牲四體尊於脊脅腸胃肺而前體又尊於後體今自鼎升於俎先肩臂臠次膾臠次脊脅等是升之以尊卑也載於俎則脊脅肺等在中膾臠在下不以尊卑爲序而以牲體之前後分上下是載之以體次也故云各有空也云拒讀爲介距之距者說文距雞距也淮南高注距爪也是距爲雞足也鄭以拒爲距足故讀從距左傳昭二十五年季郕之雞鬪季氏介其雞郕氏爲之金距服注金距以金踏距也鄭所云介距之距謂此但雞距在足之下俎距在足之中央故鄭又申之云俎距脰中當橫節也明堂位俎用梲炭鄭注梲始有四足也炭爲之距孔疏梲形四足如案炭亦如梲而橫柱四足中央如距也賀云直有脚曰梲加脚中央橫木曰炭又夏后氏以炭鄭注炭之言蹙也謂中足爲橫距之象周禮謂之距孔疏今俎足間有橫似有橫蹙之象故足中央爲橫距之象言雞有距以距外物今兩足有橫而相距也周禮謂之距者言周代禮儀謂此俎之橫者爲距故少牢禮腸謂之距者言周代禮是也詩闕宮籩豆大房鄭箋大房玉飾俎也其制足間有橫下有跗似乎堂後有房然俎足中央有橫故鄭以此距當橫節也云凡牲體之數及載備於此者案牲體前脰骨謂之肱肱骨三肩也臂也臑也後脰骨謂之股股骨三髀

兼有焉若夫正祭則天子諸侯有豚解體解禮運曰腥其
俎執其設體其犬豕牛羊腥其俎謂豚解而腥之爲七體
就其設謂解之爛之爲二十一體大夫士有體解無豚解
以其無朝踐獻腥之禮故也朱子云豚解之義陳說得之
體解則析脊爲三兩肱兩股合三通爲二十一體凡
牲與膾方解割時皆是如此但牲則兩髀以賤而不升於
正俎耳故少牢禮具列自髀以下凡二十一體但髀不升
耳而鄭注云凡牲體之數備於此不及他體也況此言膾
則又不殊賤也而周禮內饔及此經昏禮兩疏皆言二十
一體乃不數兩髀而兩體內饔及此經昏禮兩疏皆言二十
疏及陳祥道乃去髀而以兩股足之蓋見此經後篇猶有
脰及兩股可以充數然欲盡取之則又衍其一故獨取兩
股而謂脰非正體若果如此則脰亦非正體又何爲而取
之邪此其爲說雖巧而近於穿鑿不可承用褚氏寅亮云
二十一體當數髀而去脰蓋脰附於髀可析可合不得爲
體經言髀不升則髀明是體之一安得去之而取脰乎疏
未是陳亦同誤秦氏蕙田云正脊之前肩之上當頸處謂
之脰亦謂之膾酪之下後足之末近臑者謂之膾膾一而
數兩皆不在正體之數兩髀雖以近臑之故賤之而不升
然究屬正體通數之得二十一體則牲體之數備矣合觀

諸說二十一體當取兩髀去兩穀今案朱子之論不可易耳互詳於特牲記下利升豕其載如

羊無腸胃

疏

正義曰豕載於俎惟無腸胃為異餘俱與羊同前升鼎時不言無腸胃者以歷序牲體則

其無腸胃自見此但言體其載于俎皆進下

進下變於食

如羊故須別其異者也體其載于俎皆進下

疏

正義曰案姜氏

於神明不敢以食道敬之至也鄉飲酒

禮進腍羊次其體豕言進下互相見

為總言羊豕甚是體謂十一體言羊豕之體之載於俎皆

進下故特言體以起例也下經脂之進下言亦者亦羊豕

也足證此皆進下為總舉羊豕之辭也

注云進下變於

食生也者張氏爾岐云食生人之法進腍腍骨之本下骨

之末進下者以骨之末向神也盛氏世佐云每體各有本

末如臂以近肩處為本近臑處為末餘以是推之云所以

交於神明不敢以食道檀弓文引鄉飲酒禮者證進腍為食生

之道也云羊次其體豕言進下互相見者羊次其體謂上

經載羊自肩以下詳次其體鄭以此二句為單言豕故以

互見解之似不

司士三人升魚膾膚魚用鰾十有五而俎

如姜說之確

縮載右首進腴

右首進腴亦變於食生也有司載

疏

正義注

進腴毛本腴誤魚

○司士三人升魚腴膚變於初也

疏

正義注

土瘞禮縮載謂直載之於俎也

鄭注少儀云腴腹下也進

疏

正義注

腴謂每魚以腹向神也

注云右首進腴亦變於食生也

疏

正義注

者亦者亦牲體之進下也

土瘞禮云魚左首進腴亦變於食生也

疏

正義注

異於生是食生人之法進

鬻祭神則進腴爲變於食生也

疏

正義注

詳公食大夫禮魚七縮俎

寢右下有司載魚橫之者案

疏

正義注

有司卽指下篇有司徹言引之者見正祭與賓尸禮異又

引少儀者進尾亦橫載之與縮載異也亦詳見於公會禮

疏

正義注

膾一純而俎亦進下肩在上

如羊豕凡膾之

疏

正義曰膾

謂左右脾全載於俎此其與羊豕異者也

兩脾亦不升

氏絨云膾亦體解但羊豕則專用右體而十有一膾則兼

左右體十有九耳

注云如羊豕謂進下及肩在上皆如

疏

正義注

羊豕也云肩在上則亦前後體在俎兩端

脊脅在故鄭

疏

正義注

以爲凡膾體載俎

膚九而俎亦橫載革順

疏

正義注

之禮見於此也

列載於俎令其

疏

正義注

其骨

疏

正義曰注云列載於俎令其皮相順者謂膚革相

體

疏

比次作行列以載令不錯襍也革皮也言革順則

傳禮記卷三十七
膚不去皮可知云亦者亦其骨體者上骨體云進下卽橫
載也此膚亦如之橫載者橫而載於俎也賈疏云上牲體
載文不明故舉膚亦橫載以明之或曰上舌載于
所俎經明云橫之此膚橫載云亦者蒙舌而言也

右將祭卽位設几加勺載俎